

十七世紀東亞的奴隸貿易： 以西班牙統治下的菲律賓與北臺為例*

方真真**

摘 要

十六世紀末西班牙人遠征菲島前，菲島已存在奴隸，等到占領該地後，皇室和教會人士多反對奴隸制，但因勞動人力不足，菲島奴隸持續存在，主要隨著軍事行動和貿易來到馬尼拉。從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四〇年代，西班牙人透過遠征俘虜並奴役馬京達瑙、蘇祿、特納提、Lutao、卡拉棉和巴丹群島的住民。其次，奴隸是項商品，除了透過中國商人和葡萄牙商人之手運販到菲島之外，穆斯林商人和馬尼拉的西班牙人也曾參與奴隸買賣，其中葡萄牙商人扮演主要角色。外國奴隸主要來自非洲、亞洲各地，有不少奴隸是受洗教徒，但西班牙化程度高的教徒奴隸在十七世紀的菲律賓社會似乎不多見。西班牙殖民北臺灣期間有不少 Caffe 奴隸服役於帆船，從菲律賓前往當地，但也有奴隸服務於北臺灣長官和商人家中。有的奴隸因不適應北臺灣氣候而逃走。另有位孟加拉奴隸是外科醫生，也曾前往北臺灣。等到 1642 年荷蘭人打敗北臺灣的西班牙人以後，不少卡加揚人和邦板牙人也成為荷蘭人的奴隸。

在菲島擁有奴隸的多是有軍職或官職的西班牙人、宗教團體、葡萄牙人、華人及菲島原住民上層階級。有的奴隸會被主人出借、轉贈、轉售或轉嫁他人。購買奴隸須負擔運費及支付奴隸本身的價格。十七世紀之初一般奴隸運費從 12 比索降至 10 比索，孩童奴隸運費較低，有 8 比索，若外加食物須多付費用。十七世紀菲律賓的奴隸身價一般維持每位 50 比索，孩童奴隸價格較便宜，除了 1648 和 1649 年的市場價格不穩定之外，其中高價購買者多是華人。奴隸提供重要勞動力，常見的工作有服役於帆船，也有於陸下營地鑄造大砲、服務於主人家中或從事耕作。有的奴隸遭遇悲慘，可提起訴訟，請人辯護，但成功例子有限；也有主人善待奴隸。到了十七世紀末，隨著奴隸被解放，菲律賓的奴隸也逐漸消失。

關鍵詞：西屬菲律賓、北臺灣、奴隸、貿易、葡萄牙人、十七世紀西班牙文史料

* 本文為科技部研究計畫成果，計畫編號：MOST 108-2410-H-152-002。感謝本文匿名審查人提供重要的修改意見。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來稿日期：2021 年 12 月 14 日；通過刊登：2022 年 3 月 2 日。

- 一、前言
- 二、菲律賓的奴隸來源
- 三、從菲律賓運出海外的奴隸
- 四、奴隸的買賣
- 五、奴隸的生活
- 六、結論

一、前言

十七世紀西屬菲律賓與臺灣的奴隸研究成果並不多見，尤其西班牙殖民北臺灣的奴隸議題更少有人提及。關於西屬菲律賓的奴隸探究，早期的研究者有 José S. Arcilla，但他在 1972 年的文章僅兩頁多的篇幅，討論菲律賓道明會倫理家 Juan de Paz 修士於 1687 年所記錄的 *Consultas y varios resoluciones*（諮詢與各項解決）中關於奴隸的倫理，文中談到 1685 年菲律賓仍有奴隸制，即便早在 1582 至 1586 年間馬尼拉主教會議的一項法令已譴責奴隸制，但這是一條無用的法條。更確切地說，菲島的西班牙人並未被允許擁有奴隸，除了戰爭所俘虜、來自馬京達瑙（Maguindanao）¹ 和蘇祿（Sulu）的穆斯林。即便政府沒有強制執行禁令，菲律賓人本身也不允許奴役基督徒。在菲律賓有三種奴隸來源：一是自己賣身或被父母所賣；二是戰爭所擄獲或奴役，特別是異教徒；三是犯罪而來。分配給奴隸的工作不需要一生的時間來執行，在檔案中所謂的奴隸如今可能更適合稱為「契約奴隸」，而菲律賓的奴隸制並沒有像美國留下永久的污名。² 但前文無法讓我們理解十七世紀菲島的奴隸全貌。William Henry Scott 於 1991 年出版的小書則從西班牙

¹ Maguindanao 位於菲律賓群島南部棉蘭老（Mindanao）的西南部。

² José S. Arcilla, "Slavery, Flogging and Other Moral Cases in 17th Century Philippines," *Philippine Studies* (Quezon City) 20: 3 (Third Quarter 1972), pp. 400-402.

牙和菲律賓雙邊觀點來說明西屬菲律賓的奴隸制，文中有較清楚的描述；³ Peter Borschberg 評論此書寫道：「當時歐洲僱傭兵、住民，甚至教會透過中國商人和葡萄牙人非法獲得奴隸，而菲島首選奴隸來自印度、麻六甲、摩鹿加，但也有許多東亞奴隸，包含中國人和日本人改信基督教者，並不像美洲的情形，同時也有少數非洲奴隸被帶到菲島，事實上，基督徒和改信基督教者也可能被奴役」。⁴

在 1565 年 Miguel López de Legazpi 遠征菲島前，菲島已存在奴隸，這方面的研究可見 1994 年 Henry M. Schwalbenberg 的文章。⁵ 等到西班牙人占領該地後，即便西班牙皇室曾多次下令禁止蓄奴，菲島奴隸仍持續存在。1994 年 Particio Hidalgo Nuchera 的文章討論十六世紀西班牙征服菲島初期對奴隸制存廢的法令及各方意見，當時的奴隸主要有來自戰爭的棉蘭老（Mindanao）住民及透過買賣而來。⁶

之後有 Tatiana Seijas（2008）和 Ana Ruiz Gutiérrez（2015）的文章。Tatiana Seijas 主要分析西葡合併時期（1580-1640）葡萄牙人可以自由販售奴隸到馬尼拉，即便 1644 年西班牙官方禁止葡萄牙商人販賣奴隸到馬尼拉，然走私方式仍持續，文中以一位名叫 Catarina de San Juan 的女奴故事陳述，她從印度被葡萄牙人賣到馬尼拉，於 1610 年代前往墨西哥，從她在科欽（Cochin）⁷ 和馬尼拉奴隸市場的經歷，說明葡萄牙商人作為菲律賓亞洲奴隸的主要供應者發揮了關鍵作用。⁸ 在 2019 年 Lúcio de Sousa 的書中也有少數篇幅涉及葡萄牙人對馬尼拉的奴隸貿易，但多著墨於十六世紀末，⁹ 作者指出十七世紀初透過麻六甲到馬尼拉的奴隸販賣有

³ William Henry Scott, *Slavery in the Spanish Philippines* (Manila: De La Sal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⁴ Peter Borschberg, "Slavery in the Spanish Philippines. By William Henry Scott. Manila: De la Sal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78.,"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Cambridge) 27: 2 (Sept. 1996), pp. 440-441.

⁵ Henry M. Schwalbenberg, "The Economics of Pre-Hispanic Visayan Slave Raiding," *Philippine Studies* 42: 3 (Third Quarter 1994), pp. 376-384.

⁶ Particio Hidalgo Nuchera, "Esclavitud o liberación? El fracaso de las actitudes esclavistas de los conquistadores de Filipinas," *Revista Complutense de Historia de América* (Madrid) 20 (Enero 1994), pp. 61-74.

⁷ Cochin 位於印度西南馬拉巴沿岸。

⁸ Tatiana Seijas, "The Portuguese Slave Trade to Spanish Manila: 1580-1640," *Itinerario* (Cambridge) 32: 1 (March 2008), pp. 19-38.

⁹ Lúcio de Sousa, *The Portuguese Slave Trade in Early Modern Japan: Merchants, Jesuits and Japanese, Chinese, and Korean Slaves* (Leiden; Boston: Brill, 2019), pp. 180-198, 414, 421-423.

非洲人，從澳門到馬尼拉的不僅有中國奴隸，也可見爪哇奴隸和特納提（Ternate）¹⁰ 奴隸，另在菲律賓也有日本奴隸，但十七世紀二〇年代日本奴隸貿易已消失，中國奴隸成為澳門商人重要的來源。¹¹ 在西屬菲律賓除了前述奴隸人種之外，Ana Ruiz Gutiérrez 的文章特別提到 1688 年 1 月 11 日馬尼拉最高法院聽訟官 Don Salvador Gómez de Espinosa 的家中財產清單，在此清單中可見此人擁有 19 個奴隸，這 19 人中有男女老少，有的是一家人，包含中國人、Criollo / Criolla、¹² 望加錫人（Macazar）、¹³ 武吉斯人（Buqui）、¹⁴ 錫蘭人（Cingala）、¹⁵ Cafre、¹⁶ 馬拉巴人（Malabar）。¹⁷ 奴隸（esclavos）屬於菲律賓最下層社會階級，即 Juan de Plasencia 所說 *aliping sa guiguilir*，這些人沒有自己的住所、服役於主人家中。¹⁸

雖然 Juan Gil 的書主要說明十六、十七世紀馬尼拉的中國人，仍有近六頁多的篇幅在描述奴隸，尤其是中國奴隸。¹⁹ 在《印地安斯法典彙編（*Recopilación de Leyes de los Reynos de las Indias*）》中可見攜帶奴隸的相關規定，從馬尼拉航向新西班牙（今墨西哥）的大帆船上載有奴隸，除了菲律賓奴隸以外，其中有許多中國奴隸被販售到墨西哥，這些與馬尼拉大帆船奴隸有關的研究可見於 Josemaria

¹⁰ Ternate 即西班牙文的 Terrenate 或 Therrenate，屬於摩鹿加群島，位於帝汶島北方的一小島。

¹¹ Lúcio de Sousa, *The Portuguese Slave Trade in Early Modern Japan: Merchants, Jesuits and Japanese, Chinese, and Korean Slaves*, pp. 192, 194-195.

¹² Criollo 陽性，Criolla 陰性，西班牙文 criollo 指的是出生於西班牙美洲的歐洲人後代或黑人。參見 Real Academia de Española, ed., *Diccionario de la Lengua Española, Tomo I* (Madrid: Espasa-Calpe, 1992), p. 596. 西班牙文 criollo 即葡文 crioulo，此詞有多種意思，如美洲混血兒、在巴西出生的黑人。在葡屬印度使用此詞有兩種意涵：一指養子；另一指從童年即在家長大的僕人。參見 Sebastião Rodolfo Dalgado, *Glossário Luso-Asiático, Vol. I* (Coimbra: Imprensa da Universidade, 1919), p. 322. William Henry Scott 則解釋：在菲律賓，外國奴隸所生的孩子被稱為 criollos，如同在美洲那樣的稱呼。參見 William Henry Scott, *Slavery in the Spanish Philippines*, p. 29.

¹³ Macazar，位於南洋群島的族群。

¹⁴ Buqui 即 Bugis，位於南洋群島的族群，原居地為印尼的蘇拉威西島，後向東南亞其他島嶼和地區移居，以印尼的人數最多。

¹⁵ 錫蘭（Ceylon）即今斯里蘭卡。

¹⁶ Cafre 指來自非洲沿岸的族群。

¹⁷ Malabar 是位於印度西南沿岸的族群。參見 Ana Ruiz Gutiérrez, “Esclavitud al margen de la ley: sometimiento de los naturales y sangleyes en Manila,” in Aurelia Martín Casares, ed., *Esclavitud, mestizaje y abolicionismo en los mundo hispánicos* (Granada: Universidad de Granada, 2015), pp. 253-254.

¹⁸ Ana Ruiz Gutiérrez, “Esclavitud al margen de la ley: sometimiento de los naturales y sangleyes en Manila,” p. 246.

¹⁹ Juan Gil, *Los Chinos en Manila: Siglos XVI y XVII* (Lisboa: CCCM, I.P., 2011), pp. 388-394.

Salutan Luengo、²⁰ Déborah Oropeza Kerese²¹ 和 Tatiana Seijas²² 的作品。

其次，十七世紀臺灣奴隸的研究少有專文，一般多討論臺灣烏鬼的相關問題，如黃典權、²³ 曹永和與包樂史、²⁴ 杜奉賢與徐安琨、²⁵ 鄭水萍、²⁶ 蔡慧崑²⁷ 等人的文章。這些文章談到臺灣文史紀錄中所謂的「烏鬼」，尤多指荷蘭人所豢養、奴役的黑人，然「烏鬼」所指涉卻不盡相同，有認為是非洲的黑奴，也可能是亞洲人，如曹永和、包樂史所說荷蘭人役使的奴隸來源，至少包括望加錫、峇里島、班達（Banda）等諸島嶼或印度的科羅曼德爾（Coromandel）、馬拉巴等沿海地區的人，甚至也有購自緬甸 Arakan 等地，而小琉球的烏鬼洞傳說主角並非荷蘭人的黑奴，而是小琉球的原住民。²⁸ 不過，前述關於烏鬼的辯證並非本文所要討論的重點。

我們在目前已出版的十七世紀荷文史料可見臺灣的奴隸紀錄，²⁹ 但荷蘭殖民臺灣時期的奴隸也非本文所要探討的議題。一般人少知十七世紀西班牙文史料也有臺灣的奴隸記載，這些奴隸是由西屬菲律賓運往北臺灣。即便前述關於西屬菲律賓的奴隸研究已有一些成果，但還有更多面向仍有待釐清與填補，如奴隸的價格變化、擁有者、生活狀況等。究竟除了前述前人研究所提出的奴隸來源及族群之外，是否還有其他族群也曾成為奴隸來到西屬菲律賓？我們已知有不少菲律賓

²⁰ Josemaria Salutan Luengo, *A History of the Manila-Acapulco Slave Trade, 1565-1815* (Tubigon, Bohol: Mater Dei Publications, 1996).

²¹ Déborah Oropeza Kerese, "La Esclavitud Asiática en el Virreinato de la Nueva España, 1565-1673," *Historia Mexicana* (Mexico City) 61: 1 (julio-septiembre 2011), pp. 5-57.

²² Tatiana Seijas, *Asian Slaves in Colonial Mexico: From Chinos to Indias*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²³ 黃典權，〈臺灣文獻中烏鬼問題初探〉，《臺灣人文》（臺北）2（1978年1月），頁37-49。

²⁴ 曹永和、包樂史（Leonard Blussé），〈小琉球原住民的消失：重拾失落臺灣歷史之一頁〉，收於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頁185-237。

²⁵ 杜奉賢、徐安琨，〈烏鬼洞傳說的辨正〉，《人文資源研究學報》（屏東）4（2008年12月），頁77-96。

²⁶ 鄭水萍，〈臺灣苦力研究：黑奴、烏鬼、苦力制蛻變〉，《臺灣國家政策學刊》（臺南）5（2011年7月），頁21-47。

²⁷ 蔡慧崑，〈南臺灣烏鬼地名考論〉，《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臺中）24（2017年12月），頁34-58。

²⁸ 曹永和、包樂史，〈小琉球原住民的消失：重拾失落臺灣歷史之一頁〉，頁199-200、230。

²⁹ 在《熱蘭遮城日誌》、《巴達維亞城日記》、《荷蘭人在福爾摩莎》、《荷蘭時代臺灣告令集婚姻與洗禮登錄簿》、《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英譯 *The Formosan Encounter: Notes on Formosa's Aboriginal Society: 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Dutch Archival Sources*（中譯《邂逅福爾摩沙：臺灣原住民社會紀實：荷蘭檔案摘要》）等荷文史料彙編中都可找到與臺灣有關的奴隸紀錄。

奴隸和中國奴隸之後被轉運到美洲，但運往北臺灣的奴隸來自何處？當時的奴隸買賣情形又是如何？這些奴隸在西屬菲律賓與北臺灣的生活情形為何？故本文主要以十七世紀的西班牙文史料，³⁰ 並輔以前人研究成果來探討上述問題。

二、菲律賓的奴隸來源

(一) 透過亞洲各地轉運而來的奴隸

1570年，Miguel López de Legazpi的船隊抵達明多洛島（Mindoro，位於呂宋島之西南）時，他拯救了許多之前因為船難被迫留滯在該島各地工作的中國奴隸。³¹ 當時不僅明多洛島的摩爾人（moro，西班牙對穆斯林的稱呼）有中國奴隸，在馬尼拉也有華人奴隸，1572年有若干華人奴隸被解放並遣回中國。³² 馬尼拉的華人奴隸可能是透過澳門葡萄牙人非法載運而來，從1571年的西班牙文文獻可知澳門葡萄牙人會前往附近小島選購奴隸。³³ 1580年，西班牙國王菲力普二世（Felipe II，1556-1598）自封為葡萄牙國王，開啟西葡合併，但澳門與馬尼拉的航線自始建便是非法的，直到1608年西班牙國王才有寬鬆的法令。³⁴ 實際上，早在十六世紀末已有奴隸運往菲律賓，馬尼拉最高法院知道有奴隸從麻六甲、澳門及其他中國和印度地區運到該地，在1585年6月20日及1586年6月26日反覆請示國王，釐清其入境是否已有繳稅，因此十六世紀從葡屬印度及澳門私下運奴隸到菲律賓已很常見。³⁵ 1610年，從澳門有聖馬可（S. Marcos）號和聖好運

³⁰ 本文運用的十七世紀西班牙文史料有未刊檔案 Contaduría 卷宗、Filipinas 卷宗及 Escribanía 卷宗，已出版史料有 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 et al., eds.,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 1582-1641*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2001); 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 et al., eds.,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I: 1642-1682*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2002); 李毓中主編、譯註，《臺灣與西班牙關係史料彙編 I》（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8）；李毓中主編、譯註，《臺灣與西班牙關係史料彙編 III》（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3）；方真真主譯，《十七世紀北臺灣的西班牙帳簿：第一冊（1626-1633）》（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7）。另也參酌國外學者已發表著作中所使用的史料。

³¹ 李毓中主編、譯註，《臺灣與西班牙關係史料彙編 I》，頁 117-118。

³² 陳荊和，《十六世紀之菲律賓華僑》（香港：新亞研究所東南亞研究室刊，1963），頁 27、48。

³³ 李毓中主編、譯註，《臺灣與西班牙關係史料彙編 I》，頁 129-130。

³⁴ 李慶，〈居澳葡人對馬尼拉華貨供給的「壟斷」與遠東海貿格局（1619-1634）〉，《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澳門）2016: 3（2016年7月），頁 44。

³⁵ Juan Gil, *Los Chinos en Manila: Siglos XVI y XVII*, p. 389.

(San Buena Ventura) 號等葡萄牙船載運奴隸到馬尼拉給不同的人，這些船隻的登記文件共有 10 份，內含攜帶奴隸的人、奴隸的名字、奴隸的運費及付款者。這些奴隸有男有女，其中有 3 位男奴有西文名字，各叫 Antonio、Mateo、Domingo，他們應是受洗過的中國教徒（見附表一）。

西葡合併後，也逐漸開啟了葡屬印度往返馬尼拉的航線。1618 年一艘來自科欽、名為聖母希望 (Nuestra Señora de la Esperança) 號的船隻，此船屬 Francisco Falcon 所有，共載值 550 比索 (pesos)³⁶ 的 11 位奴隸。³⁷ 在 Tatiana Seijas 所使用的墨西哥檔案館 (AGN) 資料中，可見 1626 年一艘葡萄牙商船從孟加拉到馬尼拉運來 200 名奴隸。³⁸ 附表二有一位 24 歲名叫 Francisco 的男奴在 1660 年 3 月 13 日售出，此人是孟加拉人。³⁹ 1627 年也有一艘來自印度的船載有 218 位男奴和女奴，解放奴隸每位值 50 比索，此船隻所有人為 Manuel Viera Lobo，由 Heronimo Pinto 代為繳稅。⁴⁰ 上述 1618 年及 1627 年的船隻應屬葡萄牙船。1632 年 10 月 11 日的文件提到「一艘從科欽到馬尼拉的船隻載有 800 位奴隸」。⁴¹ Souza 認為 1644 年以後葡萄牙人輸往西屬菲律賓的奴隸貿易已中止，但 Tatiana Seijas 並不贊同此說，她認為即便貿易減少，很明顯地葡萄牙船仍持續前往馬尼拉，且通常懸掛其他民族的旗幟，並列舉一艘葡萄牙船載有 200 位奴隸於 1690 年從麻六甲航向馬尼拉，然 Souza 則僅引用被荷蘭東印度公司截獲的葡萄牙船紀錄。Tatiana Seijas 認為西班牙官員對葡萄牙人的交易視而不見，因為殖民地仍仰賴奴隸勞動，對外來的供應需求日益加大，尤其是在十七世紀末西班牙皇室真正廢除菲律賓的土著奴隸制度之後。⁴² 而筆者下面所舉的這份申報文件剛好可印證 Tatiana Seijas 所說的 1644 年以後仍有葡萄牙人載運奴隸到馬尼拉。1682 年 9 月

³⁶ 單數 peso，複數 pesos，貨幣單位，1 比索 (peso) 約等於 8 里耳。

³⁷ Archivo General de Indias, Sevilla (以下簡稱 AGI), Contaduría, 1210, fols. 9r-9v.

³⁸ Tatiana Seijas, *Asian Slaves in Colonial Mexico: From Chinos to Indias*, p. 60.

³⁹ AGI, Contaduría, 1234, fol. 171v.

⁴⁰ AGI, Contaduría, 1211, fols. 50v-51r.

⁴¹ Pius Malekandathil, *Portuguese Cochin and the Maritime Trade of India, 1500-1663* (New Delhi: Manohar, 2001), p. 210.

⁴² Tatiana Seijas, *Asian Slaves in Colonial Mexico: From Chinos to Indias*, pp. 60-61. G. Souza 的說法可見 George Bryan Souza, *The Surviv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30-1754*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78.

16日，一艘由 Manuel Madera 船長負責從印度 Madrastapatan⁴³ 抵達甲米地 (Cavite)⁴⁴ 港的貨船申報文件，得知船長在報關時所列出的船貨清單中有「20位販賣用的 Cafres 奴隸 (veinte cafres esclavos para bender)」，⁴⁵ 從此船貨清單可見奴隸被歸為商品之一。

葡萄牙人除了從印度載運奴隸到馬尼拉灣以外，也從麻六甲運奴隸到馬尼拉。1630年6月12日，有一艘葡萄牙船從麻六甲出航，要前往馬尼拉，途中遇船難，欲往雞籠避難，卻於8月9日抵達大員（今臺南安平），此船載有黑人婦女和孩童，共有40至41個奴隸，包含大人和小孩。⁴⁶ 前述的黑人婦女和孩童應該是非洲奴隸。十五世紀末起葡萄牙人從非洲到印度設立據點以後，便開始將非洲奴隸轉售到亞洲，甚至在十八世紀初期的菲律賓社會仍可見 Cafres（見圖一）。



圖一 Cafres

資料來源：1734年由版畫家 Nicolás de la Cruz Bagay 及繪製者 Pedro Murillo Velarde 所描繪的一幅菲律賓地圖中的左邊第二張小插圖，現藏於馬德里國家圖書館。圖的左邊可見4位上身赤裸膚色黝黑的 Cafres。

⁴³ Madrastapatan 位於印度東邊的科羅曼德爾 (Coromandel) 沿岸。

⁴⁴ Cavite 位於今馬尼拉灣，在馬尼拉城的南方，《明史·呂宋傳》稱 Cavite 為「機易」。

⁴⁵ AGI, Filipinas, 64, Vol. 1, fols. 365r-366r.

⁴⁶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一冊 (1629-1641)》(臺南：臺南市政府，1999)，頁 32-33。

此外，位於南洋群島的望加錫，也曾由摩爾人船主 Charama 於 1657 年 11 月 10 日載貨到馬尼拉，其所登記的貨品中有 4 位奴隸。⁴⁷ 馬尼拉的西班牙人也從望加錫運回奴隸，按荷文史料，荷蘭人曾在 1646 年 6 月 13 日的馬尼拉前面（海岸）奪得一艘西班牙船，此船從望加錫航來，他們在那艘奪得的船上也俘虜了 3 個西班牙人及 89 個伊斯蘭教徒，包括奴隸、女奴和小孩。⁴⁸ 前述兩份史料所說的奴隸應該是望加錫人。按前面 Ana Ruiz Gutiérrez 所言，馬尼拉最高法院聽訟官 Don Salvador Gómez de Espinosa 的家中也有望加錫奴隸。另還有來自南亞及東南亞的武吉斯奴隸、錫蘭奴隸及馬拉巴奴隸。前述 Lúcio de Sousa 則提及菲律賓有爪哇奴隸。

（二）來自菲律賓群島的奴隸

1571 年西班牙人占領馬尼拉後，便於 1580 年起往南遠征，陸續在蘇祿群島的 Jolo、Taguima、三寶顏（Zamboanga）、TawiTawi 等地建立據點，直到十七世紀初這些菲律賓南方島嶼的穆斯林面對西班牙的擴張，雙方衝突不斷，後來西班牙官方採用耶穌會士的建議，以設立堅固據點的方式，逐步向伊斯蘭勢力範圍推進，於 1636 年 12 月重挫由馬京達瑙蘇丹之弟 Tagal 所率領的部隊，而菲律賓統治者 Sebastián Hurtado de Corcuera 於 1637 年親自率領一支遠征軍，進攻棉蘭老一帶的穆斯林，取得勝利後並移兵蘇祿島，再破 Bungsu Raja 的大軍，至此，西班牙向南往摩鹿加群島的計畫獲得具體成果。但隨著 1640 年葡萄牙獨立，西班牙人往南拓展以聯結摩鹿加群島的計畫，便失去戰略上的意義，只成為抵抗穆斯林、傳教，以及宣洩宗教熱情的單純軍事行動。西班牙分別於 1645、1646 年與棉蘭老及蘇祿伊斯蘭領袖簽訂和約，暫時結束多年的軍事行動，但是宗教上的衝突所導致的叛亂，使得西班牙人得花更多的人力與物力，投入該地的殖民。1662 年面對鄭成功可能攻擊馬尼拉，西班牙人陸續自三寶顏及特納提殖民據點撤回駐軍，自此西班牙人企圖向菲島南方島嶼拓展的攻勢才稍有減緩，與摩鹿加群島的聯繫也自此中斷。⁴⁹ 伴隨著遠征行動，西班牙皇室特別於 1570 年和 1620 年針對

⁴⁷ AGI, Filipinas, 64, Vol. 1, fols. 24r-24v.

⁴⁸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二冊（1641-1648）》（臺南：臺南市政府，2002），頁 550。

⁴⁹ 李毓中，〈北向與南進：西班牙東亞殖民拓展政策下的菲律賓與臺灣（1565-1642）〉，收於曹永和先生

棉蘭老穆斯林頒布奴隸制許可。⁵⁰ 於是從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四〇年代，透過與菲島南方信仰伊斯蘭的島嶼之戰爭，西班牙人也俘虜不少當地住民並奴役他們，諸如 José S. Arcilla 所提的馬京達瑙奴隸和蘇祿奴隸，Lúcio de Sousa 所說的特納提奴隸，以及附表三在 1649 年 6 月 25 日被拍賣的一位 Lutao⁵¹ 摩爾人奴隸。

同時期西班牙的軍事行動也擴及到呂宋島南方和北方的島嶼。按 1599 年及 1600 年的文件，西班牙在呂宋島南方的卡拉棉 (Calamianes)⁵² 已任命一名地方官 (corregidor)。⁵³ 但據官方報導，1607 年卡拉棉群島仍待平定。⁵⁴ 奧古斯丁會士於 1622 年進入該地傳教。⁵⁵ 1627 年 8 月 3 日，菲島統治者 Juan Niño de Tavora 派任 Luis Triscomia 少尉為卡拉棉群島省長 (alcalde-mayor)，擁有其管轄權並兼任軍事指揮官，因他在該群島已待了十七年多，其年薪因擔任兩個職務有 300 比索。⁵⁶ 1636 年摩爾人曾攻擊卡拉棉；⁵⁷ 菲律賓統治者 Sebastián Hurtado de Corcuera 在 1637 年寫給菲利普四世的信中提到，當時摩爾人從卡拉棉擄走了該省省長 Don Diego de Alabez 和 3 位神職人員。⁵⁸ 至 1640 年代卡拉棉的騷亂仍未停止，當地居民被擄運到馬尼拉販售為奴。根據一份 1643 年的帳冊，卡拉棉省省長 Manuel Fernandez⁵⁹ 命令助理 Juan de las Cassas 運出卡拉棉的俘虜，1643 年

八十壽慶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曹永和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臺北：樂學書局，2001)，頁 36-39、45-46。

⁵⁰ El Boletín Oficial del Estado, ed., *Recopilación de Leyes de los Reynos de las Indias, Tomo II* (Madrid: Imprenta Nacional del Boletín Oficial del Estado, 1998), p. 204.

⁵¹ Lutao 指位於棉蘭老海岸的一族群。

⁵² Calamianes 係位於菲律賓明多洛 (Mindoro) 島與巴拉望 (Paragua) 島之間的一小群島。

⁵³ E. H. Blair & J. A. Robertson, eds.,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03, Vol. 11* (Cleveland, Ohio: A.H. Clark, 1904), pp. 92, 270.

⁵⁴ Tatiana Seijas, "Slaving and the Global Reach of the Moro War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Jos Gommans and Ariel Lopez, eds., *Philippine Confluence: Iberian, Chinese and Islamic Currents, c. 1500-1800* (Leiden: Leiden University Press, 2020), p. 296.

⁵⁵ E. H. Blair and J. A. Robertson, eds.,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03, Vol. 21* (Cleveland, Ohio: A.H. Clark, 1905), p. 16.

⁵⁶ E. H. Blair and J. A. Robertson, eds.,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03, Vol. 22* (Cleveland, Ohio: A.H. Clark, 1905), p. 229.

⁵⁷ E. H. Blair and J. A. Robertson, eds.,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03, Vol. 35* (Cleveland, Ohio: A.H. Clark, 1906), p. 87.

⁵⁸ E. H. Blair and J. A. Robertson, eds.,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03, Vol. 27* (Cleveland, Ohio: A.H. Clark, 1905), pp. 346-347.

⁵⁹ Manuel Fernandez 應為卡拉棉省省長 Don Diego de Alabez 的繼任者。

10月2日出售來自卡拉棉的兩位女奴及兩位餵奶小孩奴隸，於10月3日由皇家法庭書記官 Andres de Galvez 繳交 165 比索入皇家保險箱，帳目交由皇家官員負責⁶⁰（見附表二）。到了 1662 年底或 1663 年初，為了有足夠的軍力防禦國姓爺的入侵，卡拉棉的堡壘被廢除。⁶¹

西班牙人也曾於十七世紀前期遠征呂宋島北方的巴丹群島（Batanes），並奴役當地的住民。從附表二可知 1648 及 1649 年有許多奴隸來自巴丹群島，其中女奴的數量略多於男奴，而且有一份 1649 年的帳冊特別註明名叫 Moleo 和 Caname 的兩位奴隸是巴丹群島摩爾人，從此份文件也可得知西班牙人征服巴丹群島的原因：「巴丹群島人與我們（指西班牙人）為敵，（西班牙人）持續與他們作戰，宣布巴丹群島奴隸為陛下永遠的奴隸，因他們是我們敵人荷蘭人的間諜，進入本島（指菲島）察看本城（指馬尼拉）及其堡壘和其他地區的布局」。⁶² 只是目前並不見此時期遠征巴丹群島的紀錄，一般為人所知的是 1686 年道明會 Mateo González 神父拜訪過巴丹群島，那裡共有 3 位傳教士（其中包含 Mateo González 神父和 Diego Piñero 神父）一起艱辛傳教，然 Mateo González 神父不幸於 1688 年 7 月 25 日病死當地，另一位傳教士也去世，只剩下 Diego Piñero 神父，於是他轉往馬尼拉，這也使得巴丹群島的傳教隨之中斷。⁶³ 另 1687 年 8 月 6 日 Dampier

⁶⁰ 原文如下：「En tres de octubre dicho año de seiscientos y quarenta y tres años, se le hace cargo a los dichos oficiales Reales, de çiento y sesenta y çinco pesos de oro comund, que Andres de Galvez, relator de la rreal audiencia, metió en la Real caja por el ualor de dos esclavas y dos niños de teta, que se le rremataron en almoneda Real de dos del dicho mes de octubre, las quales dichas esclavas tocaron a su magestad por su rreal quinto de los que truxo cautivos de Calamianes el ayudante Juan de las Cassas por horden del capitan Manuel Fernandez alcalde mayor y capitan aguerra de aquella pronvincia, consta del libro comund y general de la Real caja del año çitado de mill y seiscientos y quarenta y tres.」參見 AGI, Contaduría, 1223, fol. 184v.

⁶¹ E. H. Blair and J. A. Robertson, eds.,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03, Vol. 41* (Cleveland, Ohio: A.H. Clark, 1906), p. 184.

⁶² 原文如下：「... metió en la Real caxa por el valor de dos esclavos llamados Moleo y Caname a cient pesos cada uno, que se le rremataron en almoneda Real del dicho día nueve de março y son de los esclavos moros bantaneses, enemigos nuestros que por caussa que de ofiçio de la guerra se siguió contra ellos, fueron declarados por esclavos perpetuos de su Magestad por hacer entrado en estas ysas por espías del enemigo olandez para ver la disposición de esta ciudad y sus fuerzas y otras de estas ysas, ...」參見 AGI, Contaduría, 1228, fols. 182r-182v.

⁶³ Provincia del Santísimo Rosario de Filipinas, *Los dominicos en el extremo oriente; relaciones publicadas con motivo del séptimo centenario de la confirmación de la Sagrada Orden de Predicadores* (Barcelona: Industrias gráficas Seix & Barral Herms., S.A., 1916), p. 102; E. H. Blair and J. A. Robertson, eds.,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03, Vol. 41*, p. 251. Diego Piñero 神父也是於 1686 年赴巴丹群島傳教，另一

船隻曾抵達巴丹群島。⁶⁴ 然而西班牙占領巴丹群島，得等到十八世紀（1783年）菲律賓統治者 José Basco y Vargas 在位之時（1778-1787）。⁶⁵

（三）特殊例子

前述提到基督徒和改信基督教者也可能被奴役。一般常見被奴役的基督徒是來自中國及日本的受洗教徒。在 Juan Gil 的書可見一些中國教徒奴隸，有的還是一家人，如中國奴隸夫婦 Tomás 和 Antonia，Lucrecia、Gabriel 和 José 是他們的兒女。⁶⁶ Lúcio de Sousa 的書中也有一些日本教徒奴隸，如 Jeronimo、Maria、Úrsula、Dominga。⁶⁷ 一般非教徒受洗後會採用西班牙名字，如前述附表一的男奴 Antonio、Mateo、Domingo 應是中國教徒。附表二可見 1650 年代有 3 位 Criollo 男奴，其中有不具年齡的 Juan，另有 28 歲的 Ventura 及 18 歲的 Francisco，這 3 人應為教徒。其次，1627 年有位名叫 Francisco 的 Cafre 男奴、1643 年有位名叫 Gonzalo Zarfate 的男奴、1649 年有位名叫 Felipe Franco 的 Cafre 男奴，以及 1660 年有位名叫 Francisco 的孟加拉男奴和名叫 Nicolas 的 Cafre 男奴，這些人也應是受洗的教徒（見附表二）。但此處筆者所要提出的特例並不是前述受洗教徒奴隸，而是西班牙文史料中特別指出的 *ladino*。

據 1685 年的文件，Diego de Palencia 指揮官有一位名叫 Dionicio Díaz Moreno 的奴隸，年 40 歲，是 *ladino*，西班牙語不錯，作證時以上帝之名和畫十字的手勢來立誓，⁶⁸ 很明顯地此人是個教徒。一般來說，學界所知的 *ladino*（單數）/*ladinos*（複數）有多種含義，若指稱語言是指猶太西班牙語或羅曼語（romance），若指

位傳教士指的是 Juan Ruiz 神父，於 1688 年赴巴丹群島傳教，死於同年。參見 Archivo de la Provincia del Santo Rosario（以下簡稱 APSR），Ávila, Sección 5, Batanes, Tomo 2, Doc. 9.

⁶⁴ E. H. Blair and J. A. Robertson, eds.,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03*, Vol. 39 (Cleveland, Ohio: A.H. Clark, 1906), p. 10.

⁶⁵ APSR, Ávila, Sección 4, Batanes, Tomo 1, Doc. 12; E. H. Blair and J. A. Robertson, eds.,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03*, Vol. 50 (Cleveland, Ohio: A.H. Clark, 1907), p. 56.

⁶⁶ Juan Gil, *Los Chinos en Manila: Siglos XVI y XVII*, p. 391.

⁶⁷ Lúcio de Sousa, *The Portuguese Slave Trade in Early Modern Japan: Merchants, Jesuits and Japanese, Chinese, and Korean Slaves*, pp. 414, 421, 423.

⁶⁸ 原文如下：「Ratificación a Dionicio Díaz Moreno, esclavo que fue del capitan Diego de Palencia, de hedad de 40 años... Dionisio Díaz Moreno, ladino lo bastante en lengua castellana, esclavo que fue del capitan Diego de Palencia, al qual como tesigo en dicha sumaria le resivió juramento que lo hizo por Dios Nuestro Señor y la señal de vna cruz en forma de derecho, ...」參見 AGI, Filipinas, 64, Vol. 2, fols. 438v-439r.

稱族群則指在中美洲西班牙化的土著或混血兒，尤其是以西班牙語為第一語言者；另有 *los negros ladinos* 一詞指的是在新世界基督化的黑人，且家中的語言、宗教和文化已西班牙化或葡萄牙化。⁶⁹ 其次，在西班牙文詞典中 *ladino* 指的是講西班牙語的混血兒，但 *esclavo ladino* 則指被奴役超過一年的奴隸。⁷⁰ 此外，在西班牙、La Española（位於加勒比海）和其他屬於西班牙帝國之地的文獻，基督教化的黑人被視為 *ladinos*，指的是這些黑人家中的語言、宗教和文化已西班牙化或葡萄牙化，因這些人可能出生或生長在西班牙或葡萄牙，或他們與上述文化有長期接觸。⁷¹ 不過，筆者在與 Dionicio Días Moreno 文件有關的卷宗中找到許多 *ladino* 的紀錄，這些 *ladino* 多從澳門、東南亞及印度各地來馬尼拉貿易，除了極少數住在菲島的邦板牙（Pampanga）⁷² 人和華人教徒之外，其共通處是西班牙語說得很好且西班牙化或葡萄牙化程度高，他們來自以下族群：（1）澳門土生土長的人有 Joseph Gómez、Manuel Gonzáles、Joan Bautista Pereira、Luis Reygoto、Salvador Rodríguez 和 Matheo del Rosario；（2）孟加拉土生土長的人有 Pedro de Figueredo 和 Manuel Suares，前者在澳門葡萄牙船上工作，後者則住在澳門；（3）邦板牙人有身為西班牙地方官僕人兼抄寫員的 Alonso de Herrera、防禦菲島士兵 Juan de Manalo 和 Ambroçio Rafael；（4）華人教徒有 Bartholome Peño、Reymundo 和住在 Minondo 村的 Dionício Conio；（5）望加錫摩爾人有 Magabilan、Charama 和 Caçer；（6）亞美尼亞人有 Balthasar Pablo 和 Phelipe Mattheo。⁷³ 可見 *ladino* 在菲律賓是指西班牙語不錯且西班牙化或葡萄牙化的人，這些人絕大多數是澳門土生土長（多是指出生在澳門的葡萄牙混血兒），此處我們只知 Dionicio Días Moreno 西班牙語說得不錯且是西班牙化程度高的教徒。

⁶⁹ “ladino,” 下載日期：2021 年 11 月 5 日，網址：<https://es.wikipedia.org/wiki/Ladino>。

⁷⁰ Real Academia de Española, ed., *Diccionario de la Lengua Española, Tomo I*, p. 875; Real Academia de Española, ed., *Diccionario de la Lengua Española, Tomo II* (Madrid: Espasa-Calpe, 1992), p. 1223; “ladino,” 下載日期：2012 年 11 月 5 日，網址：<https://lema.rae.es/damer/?key=ladino>。

⁷¹ “Los Primeros Negros en las Americas: La Presencia Africana en la República Dominicana,” 下載日期：2021 年 11 月 5 日，網址：<http://firstblacks.org/spn/summaries/arrival-02-ladinos-and-bozales/>。

⁷² 西班牙文 Pampanga 或 Panpanga，即荷文 Papangers、Panpangers、Pampang、Pangpang，邦板牙（Pampanga）位於呂宋島，靠近馬尼拉灣北部。

⁷³ AGI, Filipinas, 64, Vol. 1, fols. 5v-6r, 8r-8v, 23r-23v, 24r-24v, 296r, 392v-393r, 397r, 398v-399r, 406r-406v, 408v-409r, 410r, 411v-412r, 413v, 434v; AGI, Filipinas, 64, Vol. 2, fols. 120r-120v, 145r-146v, 150r-152v, 153r-154r, 243v-244v.

三、從菲律賓運出海外的奴隸

(一) 透過馬尼拉大帆船轉運的奴隸

菲島住民從十六世紀起就已被販售為奴運往海外。早在 1572 年 Juan de Salcedo 航抵麻里荖 (Bolinao)⁷⁴ 港口，就看見當時中國人將當地住民準備送往中國販售為奴隸。⁷⁵ 前述曾提及菲律賓奴隸和中國奴隸於十六、十七世紀曾透過馬尼拉大帆船轉運到美洲。西班牙皇室針對從菲律賓攜帶奴隸到新西班牙也有一些規定，諸如：行政首長最多只能攜帶 6 名奴隸，聽訟官 4 名，可尊敬的人、商人及皇家財政官員 2 名；⁷⁶ 其他旅客、船員只能帶 1 名奴隸。⁷⁷ 其中有許多奴隸被轉售到美洲，例如日本人 Tome Valdes，屬 Ant3nio Arçola 船長所有，在 1590 年代初抵達馬尼拉之前曾住在長崎，之後於 1596 年航抵墨西哥，並在那又被轉售。⁷⁸

但也有不少奴隸是伴隨西班牙主人往返美洲。例如 1580 年，菲律賓統治者 Gonzalo Ronquillo 曾從墨西哥攜帶 15 位奴隸到菲律賓。⁷⁹ 領航員 Pedro Granados 的奴隸 Ventura Granados 曾以見習水手和捻縫工之職服役於陛下，他以見習水手之職服役於聖母阿托查 (Nuestra Señora de Atocha) 號，此船於 1623 年 3 月 20 日從墨西哥的 Acapulco 出航，在 1624 年 4 月 17 日抵達甲米地，在抵達前曾停靠呂宋島東南沿海的 Mauban，此段期間的年薪為 48 比索，乃原住民見習水手在新西班牙船隊所應賺取的薪資，之後他於 1624 年 5 月 1 日至 1626 年 10 月 17 日期間在甲米地港為陛下的船隻做捻縫的工作，此時的日薪為 12 里耳，奴隸 Ventura

⁷⁴ Bolinao 位於呂宋島中西部 Pangasinan 省沿海。

⁷⁵ 李毓中主編、譯註，《臺灣與西班牙關係史料彙編 I》，頁 134。

⁷⁶ El Boletín Oficial del Estado, ed., *Recopilación de Leyes de los Reynos de las Indias, Tomo III* (Madrid: Imprenta Nacional del Boletín Oficial del Estado, 1998), p. 534.

⁷⁷ El Boletín Oficial del Estado, ed., *Recopilación de Leyes de los Reynos de las Indias, Tomo III*, p. 534.

⁷⁸ Lúcio de Sousa, *The Portuguese Slave Trade in Early Modern Japan: Merchants, Jesuits and Japanese, Chinese, and Korean Slaves*, p. 414.

⁷⁹ William Henry Scott, *Slavery in the Spanish Philippines*, p. 7. Gonzalo Ronquillo 於 1580 年 4 月抵達馬尼拉擔任菲島統治者，直到 1583 年 3 月 10 日為止。此處指的是 1580 年 4 月以前他從墨西哥太平洋沿岸的 Acapulco 上船航向菲律賓。

Granados 的薪資由其主人 Pedro Granados 來領取（見附表三）。⁸⁰ 從上面兩則資料揭示在菲律賓應有美洲原住民奴隸，且奴隸 Ventura Granados 的姓氏很明顯取自其奴隸主，主人將他出借給陛下。Manuel de Pastrana 死於 1625 或 1626 年返回馬尼拉的路途中，那時有 2 位中國女奴陪伴他，為了停靠拿出所需的許可證。⁸¹ 然法規曾禁止女奴航渡太平洋到菲律賓，因在漫長與孤獨的航行中可能冒犯上帝。⁸² 另 Diego González de Arcos 剛好在船隻前往 Acapulco、停靠在新西班牙的海岸時去世，那時他授予 Ignacio 自由函，信中寫道：「Ignacio 是生病的老華人，對他（指 Diego González de Arcos）照顧有加，其遺囑留下 200 比索給他（指 Ignacio），並由遺囑執行人在 1631 年 8 月 26 日的墨西哥執行此命令。」⁸³ 1661 年 5 月 18 日，Juana Lopez 支付 20 比索的通行證費用，她自己及其女奴於該年搭乘聖荷西（San Joseph）號大帆船，從菲島 Naga 港（位於呂宋南方 Camarines 省南端）出航，前往 Acapulco（見附表三）。⁸⁴ 但傳教士或皇家官員的奴隸旅行費用則由國王負擔，可免除所有關稅。⁸⁵

（二）前往暹羅的奴隸個案

除了有不少奴隸主攜帶奴隸往返美洲之外，在 1626 年西班牙殖民北臺灣以後，也有不同族群的奴隸被運往當地工作，這部分筆者會在下面討論此議題，但帶往亞洲其他地區的奴隸目前僅見一例個案前往暹羅（今泰國）。1648 年 3 月 6 日，一艘停泊在甲米地將返回暹羅的船載有各式各樣的人，除了暹羅大使 Oglontep Bonabanit Bichitchat de Chacon，還有 Gaspar Mendes 和 Matheo Gomez 這兩位葡萄牙領航員，以及澳門混血兒 Antonio Ximenes、Antonio Mendes、Martín Nicolás、Miguel Antonio de Silva 及通事 Anttonio Raposso，前述這些人皆來自暹羅，另與日本女人 Marcela Sinona 結婚的 Joan de la Cruz 有行政首長的許可證，

⁸⁰ AGI, Contaduría, 1211, fols. 238v-239r.

⁸¹ Juan Gil, *Los Chinos en Manila: Siglos XVI y XVII*, p. 391.

⁸² William Henry Scott, *Slavery in the Spanish Philippines*, p. 19.

⁸³ Juan Gil, *Los Chinos en Manila: Siglos XVI y XVII*, p. 391.

⁸⁴ AGI, Contaduría, 1235, fol. 31v.

⁸⁵ William Henry Scott, *Slavery in the Spanish Philippines*, p. 7.

他們一同搭此船，還攜帶一位名叫 Pablo 的奴隸，他是馬尼拉的 Criollo。⁸⁶

（三）運往北臺灣的奴隸

十七世紀前期葡萄牙人從印度、麻六甲、澳門運奴隸到馬尼拉，此時正值西班牙在東亞的軍事探險與擴張，奴隸的販賣也與軍事行動有關，運至馬尼拉的奴隸主要提供西班牙皇家帆船作為搖槳船員之用，包含前往北臺灣的軍船。在 D. Jerónimo de Silva⁸⁷ 占領福爾摩沙島時，每兩位馬尼拉市民提供 1 位奴隸以服役帆船。⁸⁸ 1627 年聖菲力普（San Felipe）號帆船前往福爾摩沙島堡壘，不幸於同年 10 月 3 日在 Bojeador 岬角⁸⁹ 沉沒，船上有兩位划槳的男奴溺斃，其中一位名叫 Francisco，是 Cafre 奴隸。⁹⁰ 從這一年到 1640 年以前並無載運奴隸前往北臺灣的訊息。按 1632 年西班牙神父 Jacinto Esquivel 所言，北臺灣缺乏作為划槳帆船划槳手的黑人。⁹¹ 前述黑人指的應是 Cafre 奴隸。事實上，1627 年以後至 1640 年以前每年都有船隻從菲律賓前往北臺灣，所以這不意味著此段期間沒有奴隸被運往北臺灣。

到了 1640 年有 6 名陛下奴隸被運往北臺灣，根據這年 Gonzalo Portillo 的報告，這 6 名陛下奴隸與 24 位卡加揚（Cagayán）⁹² 人一起抵達福爾摩沙島。⁹³ 然荷蘭人從中國人口中得知這年西班牙有 400 個人駐守雞籠和淡水，包含 50 個西班牙人、30 個邦板牙人、200 個奴隸和 130 個中國人。⁹⁴ 可見奴隸在北臺灣的人數不少。按 1641 年 10 月 11 日 Don Gonzalo Portillo 寫給菲律賓統治者 Sebastián Hurtado de Corcuera 的信：「D. Fernando de Ayala 將軍請求派一位奴隸給他，他指

⁸⁶ AGI, Filipinas, 64, Vol. 1, fols. 30r-31v.

⁸⁷ D. Jerónimo de Silva 代理菲島統治者的時間分別在 1616 年 4 月 19 日至 1618 年 6 月 8 日，以及 1624 年 7 月至 1625 年 6 月，故此處應為誤抄，當時派兵占領北臺灣的是代理菲島統治者 Fernando de Silva，其代理時間為 1625 年 6 月至 1626 年 6 月 29 日。

⁸⁸ 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 et al., eds.,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 1582-1641*, p. 334.

⁸⁹ Bojeador 岬角位於呂宋島西北方。

⁹⁰ 方真真主譯，《十七世紀北臺灣的西班牙帳簿：第一冊（1626-1633）》，頁 146-147、283-284。

⁹¹ 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 et al., eds.,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 1582-1641*, pp. 179-189.

⁹² Cagayán 中文古稱「大港」，位於呂宋島最北部的一省分。

⁹³ 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 et al., eds.,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 1582-1641*, p. 324.

⁹⁴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一冊（1629-1641）》，頁 474。

定的奴隸是在醫院服務的外科醫生，此人為所有病人服務且細心治療。」⁹⁵ 於是隔年 3 月 14 日，一艘名為聖尼古拉斯·托倫蒂諾（San Nicolás de Tolentino）號的陛下船隻，其運往北臺灣的援助就包含一位名叫 Francisco 的陛下奴隸，此人是孟加拉人，由馬尼拉城皇家醫院總管 Andrés de Aguiar 指揮官負責，以外科醫生身分前來。⁹⁶ 不過，不知何原因，這位名叫 Francisco 的孟加拉奴隸似乎沒待多久就返回，但很快地在同年 5 月 19 日再度搭乘 Jerónimo González de Palma 船長所負責的陛下舢舨（champán de su Majestad）前往北臺灣。⁹⁷ 前面兩位皆名為 Francisco 的 Cafre 奴隸和孟加拉奴隸應是受洗教徒。

在荷蘭人派軍前往北臺灣以前，大士官長 Rodrigo de Messa 曾於 1642 年前往福爾摩沙島要塞，他所搭乘的聖佛朗西斯哥號帆船載有 5 位陛下奴隸，他於同年 7 月 8 日結算帳目。⁹⁸ 1642 年 8 月 17 日，荷蘭派隊長 Hendrik Harrouse 率領一支 690 人的軍隊到北臺灣，其中有 369 位軍人、222 位水手，以及一些廣南人、中國人、爪哇人與奴隸，⁹⁹ 奴隸有 8 人搭乘 Waecken de Boeij 號。¹⁰⁰ 這時馬尼拉所派出救援為小船 1 艘、中國帆船 2 艘，搭乘者總共八、九十人，其中生於西班牙者有十四、五人，其中八、九人是宣教師，其他則是邦板牙混血兒、奴隸及中國人。¹⁰¹ 沒多久西班牙人在 8 月 25 日投降。西班牙人投降時的奴隸人數比 1640 年時減少許多，當時荷蘭人捕獲的西班牙俘虜總共 446 人，包含西班牙人 115 名（含 2 名教士）、邦板牙人 62 名、卡加揚人 93 名、婦女 42 名、孩童 18 名、奴隸僕人總共 116 名，其中西班牙國王奴隸 6 名、臺灣最高長官之男女奴隸 12 名、商人之男女奴隸 11 名。¹⁰² 從前述提到臺灣最高長官和商人之男女奴隸，其中女奴似少見 Cafre，這似乎隱含著有其他族群的奴隸在北臺灣。這些西班牙俘虜，尤其是有不少的卡加揚人和邦板牙人之後也成為荷蘭人的奴隸，另有不少西班牙俘虜被荷蘭人運往印尼巴達維亞（Batavia），包含西班牙神父 Teodoro de Quirós（也

⁹⁵ 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 et al., eds.,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 1582-1641*, p. 334.

⁹⁶ 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 et al., eds.,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 1582-1641*, pp. 364-366.

⁹⁷ 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 et al., eds.,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 1582-1641*, pp. 363-364.

⁹⁸ AGI, Contaduría, 1222, fol. 154v.

⁹⁹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二冊（1641-1648）》，頁 16。

¹⁰⁰ 王一剛，〈荷軍攻略基隆史料〉，《臺北文獻（直字）》（臺北）29（1974 年 9 月），頁 75。

¹⁰¹ 王一剛，〈荷軍攻略基隆史料〉，頁 73。

¹⁰² 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 et al., eds.,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I: 1642-1682*, p. 397.

叫 de la Madre de Dios)，按道明會的紀錄，此神父被運往巴達維亞後贏得總督的信賴，不僅讓福爾摩沙的所有俘虜獲得自由，也贖回許多教徒奴隸，¹⁰³ 而這些教徒奴隸不知是否也包含前述名叫 Francisco 的孟加拉奴隸。

總之，在西班牙殖民北臺灣時期被運往當地的奴隸有 Cafre 奴隸及孟加拉奴隸，其中前者占多數，但似乎也有其他族群的奴隸前往北臺灣，只是目前並無資料可以證實。

四、奴隸的買賣

Déborah Oropeza Kerese 曾提到：「在菲律賓買一個男奴約 57 至 180 比索，價格比新西班牙低，亞洲奴隸在新西班牙約 200 至 420 比索。例如 1599 年在馬尼拉購買 Bartolomé 的價格是 100 比索，兩年後他以 420 比索被賣到 Acapulco。此價差可說明橫渡太平洋的奴隸運售之利益。」¹⁰⁴ 唯前述資訊缺乏史料來源，無法得知作者的數據是否可靠。但是從筆者所整理的西班牙文史料可以知道十七世紀購買一位奴隸的價格變化、當時擁有和買賣奴隸的人是誰。以下將分別論述：

（一）奴隸價格

1604 年來自澳門的葡萄牙船長 Marcos de la Cuerva 運衣服和奴隸到馬尼拉，奴隸中中國人可能是多數，但也有來自其他地方，從中可知這些奴隸主所付的金額：「葡萄牙人 Manuel de Costa 和教士 Cartegená 為 17 位奴隸的運費支付 204 比索；葡萄牙人 Manuel Fernandes 為 8 位自己的奴隸和 3 位 Sebastián de Costa 的奴隸支付 132 比索，每位 12 比索；Alonos de Vargas 為兩位小奴隸(esclavos pequeños) 支付 16 比索，因為沒有提供食物，所以每位 8 比索；Guiral 發照員為 5 位大奴隸

¹⁰³ Hilario Maria Ocio y Viana, *Reseña Biográfica de los Religiosos de la Provincia del Santísimo Rosario de Filipinas desde su Fundación hasta Nuestros Días, por un religioso de la misma provincia y mandado dar á luz de orden de Ntro. M. R. P. Provincial Fr. Santiago Payá, parte primera, comprende desde 1587 a 1650* (Manila: Establecimiento Tipográfico del Real Colegio de Santo Tomás, 1891), p. 382.

¹⁰⁴ Déborah Oropeza Kerese, "La Esclavitud Asiática en el Virreinato de la Nueva España, 1565-1673," p. 17.

(*esclavos grandes*) 的運費和食物支付 72 比索，每位 14 比索 2 多幣 (*tomines*)¹⁰⁵ 一桶橄欖的運費另計；Juan Guerra de Cervantes 少尉、Manuel de Carvalho、Juan Illán、Juan Bautista de Noli 及 Cristóbal de Azqueta 指揮官為奴隸支付 12 比索；Francisco Leitão 為一位小女奴支付 10 比索；Francisco Castillo 少尉為 3 位奴隸支付 36 比索；Sebastián de Aguilar 為 4 位奴隸支付 60 比索及兩排細瓷器；最後，Sebastián Moreno 為另一位奴隸支付 8 比索。」¹⁰⁶ 從上可知不同年齡層的奴隸運費不同，年輕力壯的運費最高，孩童運費低，奴隸主須為每位奴隸支付 12 比索的運費，孩童則付 8 比索。其次，若外加食物，小孩得多付 2 比索，大人則多付 2 比索 2 多幣。到了 1610 年，從澳門運奴隸到馬尼拉，購買一般奴隸的人須支付 10 比索的運費，可見載運奴隸的費用已降低，卻也發生財政官員與他人勾結、未徵收應付的運費¹⁰⁷（見附表一）。

購買奴隸的人除了須負擔運費，也得支付購買奴隸本身的價格，其隨著年代也有不同變化。前述 1618 年來自印度科欽的聖母希望號，載運 11 位值 550 比索，可見每個奴隸值 50 比索，這價格與 1627 及 1629 年相同，而且不分性別，男奴與女奴價格一樣（見附表三）。1627 年曾被借出、於前往福爾摩沙島的聖菲力普號帆船上工作的兩名奴隸，在途中遇險溺斃，之後其主人各於 1627 及 1629 年收到 50 比索的賠償（見附表三），此賠償金額也是每位奴隸的身價。到了 1642 年奴隸價格依然是每位 50 比索，就如同年 Rodrigo de Messa 大士官長所估價的 5 位奴隸，每位值 50 比索，這些人服役於聖佛朗西斯哥號，於 1642 年前往福爾摩沙島。¹⁰⁸ 不過，上述價值 50 比索的奴隸皆是成年人，襁褓中的孩童奴隸比較便

¹⁰⁵ 單數 *tomín*，複數 *tomines*。依金幣的價值，*tomín* 相當於 $\frac{1}{8}$ Castilla 比索。1 *tomín* 等於 12 格拉諾 (*granos*)。其幣值的換算與里耳一樣，1 比索 (*peso*) 等於 8 里耳 (*reales*)，也等於 8 *tomines*。

¹⁰⁶ Juan Gil, *Los Chinos en Manila: Siglos XVI y XVII*, p. 390.

¹⁰⁷ AGI, Contaduría, 1215, fols. 39r-39v.

¹⁰⁸ 原文如下：「En ocho de jullio de mill y seisçientos y quarenta y dos años, se les haze cargo de çiento y quinze pesos dos *tomines* y ocho *granos* de oro comúnd que el sargento mayor Rodrigo de Messa metió en la Real caxa, los ochenta y tres pesos dos *tomines* y ocho *granos* que le tocaron pagar por la terçia parte de duçientos y cinquenta pesos del valor de çinco esclavos de su magestad, que faltaron de la galera San Francisco adonde fue capitan el dicho sargento mayor Rodrigo de Messa tasados a çinquenta pesos cada vno y se le rresultaron en los libros de la factoria en la contaduría de Hazienda y al piloto Martín Rodrigues y Diego de Novas, patron y comitre de dicha galera, y los treinta y dos pesos rrestantes por el valor de otros tantos çestos de arroz limpio de veinte y dos gantas y media çesto que el dicho sargento mayor Rodrigo de Messa rreziuiu en Panay el año

宜，按 1643 年 10 月 3 日皇家官員所收到一筆關於奴隸的款項，當時兩位女奴和兩位還在餵奶的小孩價格總共 165 比索，而兩位女奴的價格應有 100 比索，另兩位餵奶的小孩則為 65 比索，¹⁰⁹ 也就是說，每位餵奶的小孩奴隸值 32 比索 4 多幣。在附表二可見 1644 年奴隸的價值仍是每位 50 比索。

但是 1648 年和 1649 年奴隸的市場價格並不穩定，附表二共有 17 個案例，那時一位男奴價格可高達 100 比索，低至 45 比索；女奴高價達 70 比索，也有 68 比索、60 比索、50 比索、40 比索，價格不一。少男和少女奴隸相對較便宜。而高價購買奴隸者多是華人。從下面例子可見奴隸價格的波動：1648 年 6 月 17 日，Gregorio de Dicastillo 助理繳納了 205 比索，此乃 3 位未成年男奴及 1 位未成年女奴的價值，這些人都是巴丹群島人，¹¹⁰ 亦即每位約 51 比索 2 多幣。但 Blas de Rosales 指揮官在兩日後（即 19 日）以高價支付了 68 比索，此乃 1 位巴丹群島少女奴隸價值，她屬於陛下永遠的奴隸；¹¹¹ 同年 7 月 21 日，Juan de Açeuedo 則支付 35 比索買了 1 位少女奴隸；¹¹² Agustín de Sosa 在 1649 年 5 月 12 日，以更低的低價 90 比索買了 3 位少男奴隸，¹¹³ 亦即每位 30 比索。以奴隸的族群來看，似乎看不出有不同族群的價差，舉例來說：Francisco Zeruigon 士官長在 1648 年 6 月 16 日以 70 比索購得 1 位女奴，此人並非巴丹群島人，隔日，Blas de Rosales 也以同樣的價格購得 1 位巴丹群島女奴；¹¹⁴ 1649 年 1 月 19 日，華人教徒 Pablo Yansan 以 100 比索購得 1 位非洲 Cafre 奴隸，同年 3 月 9 日他購買 2 位巴丹群島奴隸，價格一樣是 1 位 100 比索。¹¹⁵ 1650 年起奴隸價格回穩，又回到以往 1 位

de mill y seiscientos y veinte y quatro, yendo al pressidio de Ysla Hermossa, constó de dicha rresulta de los libros de fatoria en la Real contaduría de hazienda, como parece de partida de dicho libro general arriua çitado del año mill y seiscientos y quarenta y dos.» 參見 AGI, Contaduría, 1222, fol. 154v.

¹⁰⁹ 原文如下：「En tres de octubre dicho año de seiscientos y quarenta y tres años se les haçe cargo a los dichos oficiales Reales de çiento y sesenta y çinco pesos de oro comunud que Andres de Galvez, relator de la real audiencia, metió en la Real caja por el ualor de dos esclavas y dos niños de teta...」參見 AGI, Contaduría, 1223, fol. 184v.

¹¹⁰ AGI, Contaduría, 1227, fol. 178r.

¹¹¹ AGI, Contaduría, 1227, fol. 178v.

¹¹² AGI, Contaduría, 1227, fols. 179r-179v.

¹¹³ AGI, Contaduría, 1228, fol. 173v.

¹¹⁴ AGI, Contaduría, 1227, fols. 177v, 178r.

¹¹⁵ AGI, Contaduría, 1228, fols. 181r, 182r.

值 50 比索（見附表二）。到了 1666 年奴隸價格又提高，例如 1666 年 7 月 30 日，耶穌會神父 Antonio de Torres 在望加錫以 85 比索購買了一位約 16 歲、名叫 Ana 的帝汶女奴，並於隔年賣給住在 Tondo 管轄區的混血華人 Thomas Tuazon。¹¹⁶

按 1687 年的一份道德審判，可知一般人對奴隸制的不義視而不見，卻會爭論奴隸的公正價格：「對我而言，讓一位 12 歲男孩成為永生的奴隸，8 兩（taels，1 兩等於 10 里耳）太少了。在馬尼拉，一位 3 或 4 歲的男童約值 30 比索……。等到他 18 或 20 歲之前，一位 12 歲男孩的服務價值不大。還須考慮到他可能死亡或生病的風險，這對買他的人毫無用處……。如果買一位 3 或 4 歲的孩子（按中國的慣例），這年齡無法讓孩子工作，而主人要花費撫養他，他可以當奴隸直到 20 歲為止。從那時起，每年必須付 1 兩的服務費。因此，若一個人已付 5 兩，那麼奴隸在他滿 26 歲生日時就可以考慮不負義務。」¹¹⁷ 原本西班牙皇室敕令規定任何人不能擁有奴隸，但最終為了避免經濟混亂，宣布可擁有奴隸，若奴隸超過 10 歲繼續服務於主人，直到滿 20 歲就須解放，超過 20 歲的奴隸還可服務 5 年，之後也應給其自由。¹¹⁸ 所以從敕令和前述道德審判文件可知，奴隸滿 20 歲就可獲得自由，之後的服役可獲得微薄的服務費且僅到 26 歲以前，此時所存在的奴隸制就如 José S. Arcilla 所言是「契約奴隸」。然而，法規是一回事，現實生活又是另一回事，從附表二和附表三可見還是存在一些超過 26 歲的奴隸。再則從上述可知 1687 年一個孩童奴隸值 30 比索，比 1640 年代的價格還低。

值得注意的是，1626 至 1642 年間西班牙殖民北臺灣期間，北臺灣並無奴隸市場，奴隸的買賣與價格的高低都在馬尼拉奴隸市場進行，成交後，有的奴隸被運往北臺灣服役，不同於從馬尼拉運售到美洲的奴隸，在當地奴隸市場價格可以再提高，按前述 Déborah Oropeza Kerese 所言最高價格可比馬尼拉高 4 倍。1626 年 10 月 16 日，菲利普三世（Felipe III）在馬德里頒布命令：「從菲律賓攜帶奴隸前往新西班牙得登記並繳納權利金，得為每位奴隸付 400 里耳（reales）。」¹¹⁹ 按

¹¹⁶ William Henry Scott, *Slavery in the Spanish Philippines*, pp. 32-33.

¹¹⁷ José S. Arcilla, "Slavery, Flogging and Other Moral Cases in 17th Century Philippines," p. 401.

¹¹⁸ Antonio M. Molina, *Historia de Filipinas, Tomo I* (Madrid: Ediciones Cultura Hispanica del Instituto de Cooperación Iberoamericana, 1984), p. 88.

¹¹⁹ El Boletín Oficial del Estado, ed., *Recopilación de Leyes de los Reynos de las Indias, Tomo II*, p. 540.

8里耳等於1比索，亦即每位奴隸須繳50比索的權利金，故運售到墨西哥的價格更高。以出生在柯欽的Anton Chino（也叫António Chino）為例，他在柯欽做生意時被葡萄牙人拐騙，到麻六甲時以155里耳（即19比索3里耳）被賣給António Gomes船長，這位主人將他帶到教堂受洗成為教徒，以主人的名字命名為Anton Chino或António Chino，於1615至1620年住在麻六甲；之後到了望加錫和摩鹿加群島，以50比索賣給另一位名叫Francisco Farinhas的葡萄牙人，他被這位新主人帶往馬尼拉賣給名叫Miguel的捻縫工，接著被帶往墨西哥以150比索賣給Fanvexa，不久被帶到Veracruz，¹²⁰以250比索再度被轉賣給名叫Jacinto de Silva的葡萄牙船長，自1634至1650年與其住在Cuinacan，¹²¹除了服務於主人，還幫人占卜，因巫術與占卜而被墨西哥宗教法庭調查。¹²²由上可見Anton Chino被轉賣多次，身價也隨之翻倍成長，從最初的19比索多到50比索，又到150比索，後達250比索。

（二）買賣奴隸的人

奴隸的來源有戰爭，如馬京達瑙、蘇祿、特納提、卡拉棉和巴丹群島等地的族群，因與西班牙作戰，戰敗後被奴役；也有船難被捉而成為奴隸。然多數奴隸是透過買賣，而被賣者多半是貧窮飢餓之人，就如西班牙神父Jacinto Esquivel所說：「自占領此地（指雞籠）後已有7年的時間，菲律賓原住民與自己的子女、妻子分離，導致最後等到他們再見到妻小時，妻小早已因饑餓而被販賣為奴」。¹²³

菲律賓的奴隸之販售主要透過中國和葡萄牙商人之手，而後者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尤其在西葡合併時期的1580至1640年間主導外國奴隸的運售。從附表一可知1610年攜帶奴隸到馬尼拉販售的葡萄牙人有Pedro de Santoyo、Juan de Vega Carrillo、Manuel de Chauvez、Pablo Garrucho de la Vega及Juan Xuarez Gallenato。

¹²⁰ Veracruz 位於墨西哥東部，面向墨西哥灣，西班牙殖民美洲後，從西班牙前往美洲的船隻皆停靠此港。

¹²¹ 應是指Culiacán，靠近墨西哥西北沿海。

¹²² Maria de Deus Beites Manso and Lúcio de Sousa, "Anton Chino: A diáspora de um escravo de Cochim pelo mundo luso-espanhol dos séculos XVI e XVII," *Boletín del Instituto de Estudios Latinoamericanos de Kyoto* (Kyoto) 14 (Dec. 2014), pp. 123-125.

¹²³ 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 et al., eds.,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 1582-1641*, pp. 162-178.

M. Rivadeneira 神父提到，澳門的葡萄牙人分配超過一千名中國奴隸到印度。¹²⁴ 此外，從前述也可知望加錫的穆斯林商人和馬尼拉的西班牙人也有經營望加錫奴隸的買賣。不過，販售到菲律賓的奴隸有的也會被主人再轉賣，如 Juan Fernández Aparicio 指揮官在統治者 Don Juan de Silva 在位時¹²⁵ 買了 4 位服役帆船的華人奴隸，其中兩位已歸入帆船，其文件放在特納提要塞¹²⁶（見附表三），後來他將這 4 位華人異教徒奴隸販售給皇家財政部。¹²⁷ 從附表一「付款者」、附表二「奴隸主 / 付款者」、附表三「奴隸主 / 購買者」等欄位，可知在菲律賓擁有奴隸的多是有軍職、官職的西班牙人。前述 Ana Ruiz Gutiérrez 提及 1688 年 1 月 11 日馬尼拉最高法院聽訟官 Don Salvador Gómez de Espinosa 的家中有 19 個奴隸。道明會神父 Aduarte 曾提到，Diego de Chaves 指揮官買了 1 位受洗的中國男人，而 Aduarte 本身在 1596 年曾攜帶超過三百名奴隸從麻六甲搭船出航。¹²⁸ 耶穌會似乎擁有最多的奴隸，即便有宗教人士抗議蓄奴妨礙傳教事業。¹²⁹ 因此不僅職位及薪資高的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島擁有多名奴隸，宗教團體亦然。

這些處於馬尼拉上層社會的西班牙人死後，其奴隸由兒女或另一半繼承，例如 Geronimo de Alcaraz 和皇家醫院總管 Pedro de Angulo Palaçios 的奴隸皆由其子繼承、保證人 Pedro de Chava 死後則由妻子 Doña Ana de Uera 繼承（見附表一）；指揮官 Jacinto Martinez 死後，其奴隸由妻子 Doña Michaela de los Reyes 繼承（見附表三）。有人會將奴隸轉贈給修院或他人，例如前述 Pedro de Angulo Palaçios 之子 Pedro Luis de Angulo 將所繼承的 2 位奴隸轉贈給修道院；¹³⁰ Miguel de Moxica 將原先購買的 2 位奴隸轉贈給道明會修道院；¹³¹ Doña Catalina de Vaeça 將 1 位女奴轉贈指揮官 Hernan García¹³²（見附表一）。但也有將奴隸轉嫁他人的例子，

¹²⁴ Juan Gil, *Los Chinos en Manila: Siglos XVI y XVII*, p. 390.

¹²⁵ Don Juan de Silva 於 1609 年 4 月至 1616 年 4 月 19 日擔任菲律賓統治者。

¹²⁶ AGI, Contaduría, 1213, fols. 709v-710r.

¹²⁷ Juan Gil, *Los Chinos en Manila: Siglos XVI y XVII*, p. 391.

¹²⁸ Juan Gil, *Los Chinos en Manila: Siglos XVI y XVII*, p. 389. 此處指的是 Diego Aduarte（也寫成 Diego de Aduarte）神父，他於 1594 年從西班牙經墨西哥抵達菲律賓，並曾於 1632 年短暫停留北臺灣。

¹²⁹ Tatiana Seijas, "The Portuguese Slave Trade to Spanish Manila: 1580-1640," p. 27.

¹³⁰ AGI, Contaduría, 1220, fol. 153v.

¹³¹ AGI, Contaduría, 1219, fol. 1079r.

¹³² AGI, Contaduría, 1219, fol. 1079v.

如經辦員 Francisco Franco de Ávila 因未支付 1610 年所登記購買的奴隸運費，此款項因而轉嫁給保證人 Pedro de Chava，但他已去世，而由其妻 Doña Ana de Uera 繼承，接著 Doña Ana de Uera 歿，由 Don Antonio de Vera 繼承，然後 Don Antonio de Vera 歿，由其妻 Doña Magdalena Ruiz de Gaona 繼承，最後寡婦 Doña Magdalena Ruiz de Gaona 於 1639 年 10 月 25 日繳納了 Francisco Franco de Ávila 所積欠的 110 比索 5 多幣 9 格拉諾¹³³（見附表一）。

有許多奴隸是由馬尼拉的西班牙政府所購買，隸屬陛下所有，用來為皇家服務，含菲律賓皇家工程或其他海外要塞及服役於帆船（見附表三）。其次，從附表二、附表三也可見有多位女性擁有奴隸，諸如馬尼拉城市民 Doña Antonia Ladrón de Guevara、Doña Michaela de los Reyes、Doña María de Zubiaga 及 Juana Lopez 等人，其奴隸有的是繼承過世丈夫而來。另有華人也擁有奴隸，如華人異教徒 Tionbi、華人教徒 Pablo Yansan 和 Bartolomé Penó（見附表二）。當然，住在菲律賓的葡萄牙人也擁有奴隸，如附表三所列葡萄牙人 Diego Díaz。

事實上，菲律賓原住民的首領早已擁有奴隸。1592 年，西班牙政府為了解決缺乏漕手之問題，乃命令各地西人莊園主（encomiendero）收買土酋們之奴隸以充漕手，並約定此項經費將由國庫補償，且此等奴隸將不被鍊繫或待如罪犯。¹³⁴ 1682 年，29 名邦板牙地主聲稱，如果他們的奴隸被解放，將無法支付貢賦。¹³⁵ 菲律賓原住民擁有外國黑奴，其上層階級也有本土奴隸，包含菲律賓原住民婦女的女奴可能是由父親家帶來的結婚禮物。¹³⁶ 從附表三也可見某些菲律賓原住民擁有奴隸，例如 Baltasar Tahan 是靠近馬尼拉邦板牙省 Macaueue 村的原住民，他曾借給陛下 1 名男奴，以服務皇家帆船；¹³⁷ 另 Don Pedro Palingayan 和妻子 Doña Magdalena de Yganey 擁有 6 名奴隸，其妻是 Sariua 的合法女兒，Sariua 是卡加揚省 Pata 村的住民及村長；¹³⁸ Don Gaspar Sosocan 和 Don Francisco Ogbo 是富貴的

¹³³ AGI, Contaduría, 1219, fols. 590r-591r.

¹³⁴ 陳荊和，《十六世紀之菲律賓華僑》，頁 110-111。

¹³⁵ William Henry Scott, *Slavery in the Spanish Philippines*, p. 2.

¹³⁶ William Henry Scott, *Slavery in the Spanish Philippines*, pp. 29-30.

¹³⁷ 方真真主譯，《十七世紀北臺灣的西班牙帳簿：第一冊（1626-1633）》，頁 146。

¹³⁸ AGI, Contaduría, 1225A, fols. 40r-40v.

人 (los orancayas)¹³⁹ 和將領，也是三寶顏一帶原住民貴族和統治階層，擁有 Subanos¹⁴⁰ 奴隸，他們被耶穌會 Andres de Ledesma 神父及其本島總代理人歸屬於三寶顏 Lutao 艦隊，他們去世後，其妻 Doña Anama Hinay 和 Doña Ana Gagui 繳納 30 比索的稅，以繼承所擁有的奴隸；¹⁴¹ 班乃島 (Panay)¹⁴² 省原住民 Don Nicolás Panganguinan 有 10 位奴隸；¹⁴³ 邦板牙省 Guagua 村首領 Doña María Sinantan 繳納 24 比索的稅，以繼承其父 Alonso Carlos 所擁有的 6 位奴隸；¹⁴⁴ Caraga¹⁴⁵ 省 Butuan 村的原住民首領 Don Esteuan Pangasi 擁有 8 位奴隸。¹⁴⁶

五、奴隸的生活

以下討論在西屬菲律賓和被載往北臺灣的奴隸之生活及工作處境如何：

(一) 在菲律賓的日子

Tatiana Seijas 曾引用十六世紀末的西班牙檔案，談及菲律賓的西班牙人需要奴隸從事挑水和砍柴，以提供勞動力，或作為帆船的捻縫工和木匠以節省工資。¹⁴⁷ 1582 年時，華人為了避免被迫前往遠征艦隊，人人都推諉他人，當時華人有奴隸者以其代替服役帆船，無奴隸可代替之人則以 10 比索之金額請人頂代。¹⁴⁸ 可見當時華人有奴隸者則以之代替服役帆船。到了 1592 年，因缺乏漕手之橈船防守

¹³⁹ 菲律賓群島南方島嶼原住民有貴族階級，其中一個頭銜稱 Orancaya，指的是富貴的人 (hombre rico)，這是最大的頭銜，相當於他們王國的貴族，如同西班牙所稱的 Ricos-Homes，…Orancayas 或 Ricos-Homes 成為封臣的統治者並管理一些村莊。參見 Francisco Combés, *Historia de las Islas de Mindanao, Iolo, y sus Adyacentes: Progressos de la Religion, y Armas Catolicas* (Madrid: Por los herederos de Pablo de Val., 1667), pp. 59-60.

¹⁴⁰ Subanos 是位於菲律賓西南棉蘭老三寶顏地區的部落。

¹⁴¹ AGI, Contaduría, 1229, fols. 71r-71v.

¹⁴² Panay 是位於菲律賓中部 Visayas 群島西部的一島嶼。

¹⁴³ AGI, Contaduría, 1237, fol. 195v.

¹⁴⁴ AGI, Contaduría, 1237, fol. 1282v.

¹⁴⁵ Caraga 位於菲律賓群島南部棉蘭老的東北部。

¹⁴⁶ AGI, Contaduría, 1239, fols. 16r-16v.

¹⁴⁷ Tatiana Seijas, “The Portuguese Slave Trade to Spanish Manila: 1580-1640,” p. 25.

¹⁴⁸ 陳荊和，《十六世紀之菲律賓華僑》，頁 61。

菲島，以抗拒日軍之南侵，命令各地西人莊園主（encomiendero）收買土酋們之奴隸以充漕手。¹⁴⁹ 從附表三「工作性質」可知奴隸最常見的工作還是服役於帆船，除了看守菲島，有的則前往特納提和福爾摩沙島等要塞服役。按照 1629 年 3 月 30 日付款單，奴隸通常是買來用於作帆船上的船員。¹⁵⁰

奴隸在帆船作搖槳的水手，這工作既辛苦又危險，航行途中這些奴隸在船艙搖槳，若遇船難，容易溺斃，從附表三可見有 3 位奴隸死於帆船，其中 2 位（一位名叫 Francisco，一位未具名）溺斃於同一艘聖菲力普號，另一位名叫 Juan，死於聖母化身（Nuestra Señora de la Encarnación）號。在帆船上需要有人監督這些奴隸，以免他們逃跑。1649 年 2 月 4 日，San Raymundo 號帆船監督人 Antonio Duarte 因讓 3 位陛下奴隸逃跑而被判罰款 25 比索。¹⁵¹ 有的奴隸或許有幸可以付款或讓其他奴隸來替代而不再服役於帆船，例如 1640 年 9 月 27 日，混血華人 Andres Lijon 支付了 50 比索，菲島統治者才命令讓他從帆船囚犯中自由，並購買一位奴隸於帆船服役；¹⁵² 1645 年 5 月 20 日，菲島統治者允許 Andres Malavar 以另一位奴隸替代他服役本島皇家帆船；¹⁵³ 1652 年 4 月 10 日，帆船中一位被強迫的華人為了自由，依菲島統治者之令交還陛下奴隸 Lucas，讓他代為受鞭刑（見附表三）。¹⁵⁴ 當然也有奴隸像 Antonio de la Xara 一樣獲得自由，可離開帆船（見附表三），¹⁵⁵ 此人應已在帆船辛苦工作 10 年，因按菲律賓道明會倫理家 Juan de Paz 修士於 1687 年所記載：「若被俘虜，首先男人、女人、小孩被判為奴，且在帆船辛苦工作 10 年，之後可獲得自由。」¹⁵⁶ 此外，奴隸也未必只能擔任搖槳的工作，有的可從見習水手轉為捻縫工，如前述 Ventura Granados（見附表三）。除了服役帆船，從附表三可見有奴隸服役陛下營地鑄造大砲，也有的服務於主人家中。例如馬尼拉著名的宅第就有華人奴隸服務。¹⁵⁷ 此外，有許多奴隸從事耕作，

¹⁴⁹ 陳荊和，《十六世紀之菲律賓華僑》，頁 110。

¹⁵⁰ 方真真主譯，《十七世紀北臺灣的西班牙帳簿：第一冊（1626-1633）》，頁 146-147。

¹⁵¹ AGI, Contaduría, 1228, fols. 147v-148r.

¹⁵² AGI, Contaduría, 1220, fol. 138r.

¹⁵³ AGI, Contaduría, 1225A, fol. 39v.

¹⁵⁴ AGI, Contaduría, 1231, fol. 145v.

¹⁵⁵ AGI, Contaduría, 1231, fol. 292r.

¹⁵⁶ José S. Arcilla, "Slavery, Flogging and Other Moral Cases in 17th Century Philippines," p. 402.

¹⁵⁷ Juan Gil, *Los Chinos en Manila: Siglos XVI y XVII*, p. 391.

以供應各省米糧和其他食品。¹⁵⁸ 班乃島省原住民 Don Nicolás Panganguinan 有 10 位奴隸服務於該省原住民的播種地¹⁵⁹（見附表三）。

奴隸的遭遇多半很悲慘，尤其是女奴易遭男性性虐待，Catarina de San Juan 女奴曾有過此遭遇。¹⁶⁰ 另有件案例發生在 1635 年，炮手 Francisco de Naua 因與其一位女奴有非法關係，該女奴因而被帶走、轉賣，此事讓炮手崩潰發狂，於是在 8 月 19 日該女奴於街道跟在新女主人 Doña Maria de Francia（Don Pedro de Corcuera 的妻子）馬車後、毫無防備時，炮手靠近並將她刺死，隨後逃到聖奧古丁修道院；菲島統治者 Don Sebastian Hurtado de Corcuera 因而派姪子 Don Pedro de Corcuera 捉拿炮手，他擅自闖入教堂搜索，引爆了大主教和菲島統治者之間的衝突。¹⁶¹ 而 Manuel Nuñez de Lisboa 曾殺死其妻 Doña Francisca de Villegas 及其一位女奴¹⁶²（見附表三）。日本奴隸 Jeronimo 在主人家所遭受的暴力對待也算是一個特別例子，當時 Jeronimo 感到很不舒服，有人將他送往原住民的醫院，其死因很可疑，因為自 1596 年起其主人已謀殺了 3 位奴隸，其中兩位各叫 Francisco 和 Lucelas，死於嚴重的體罰，第 3 位 Pedro de Makassar 被虐待而死。¹⁶³ 但也有主人很善待奴隸，愛其如子，¹⁶⁴ 例如前述 Diego González de Arcos 死前授予其奴隸 Ignacio 自由並在遺囑留下 200 比索給他。

附表三可見有的奴隸會被主人出借或轉售，尤其是不少陛下奴隸被馬尼拉政府出售，而出借者也須繳納一半的租金給政府，如 Don Esteuan Pangasi 借給 Don Pedro Calayo 8 位奴隸，每位出借的奴隸須繳納 4 比索的稅給政府，此乃出借的租金一半的稅金，也就是說 Don Pedro Calayo 向 Don Esteuan Pangasi 借 1 位奴隸須繳給他 8 比索的租金。¹⁶⁵ 有的奴隸雖受幫助逃走，但逃走也面臨許多風險或困境，例如 1655 年 Alonso del Valle 曾控告 Juan de Talavera 讓他一位女奴從家中

¹⁵⁸ William Henry Scott, *Slavery in the Spanish Philippines*, pp. 44-45.

¹⁵⁹ AGI, Contaduría, 1237, fol. 195v.

¹⁶⁰ Tatiana Seijas, "The Portuguese Slave Trade to Spanish Manila: 1580-1640," p. 25.

¹⁶¹ AGI, Escribanía, 409C, N.17, fols. 319v-321r; E. H. Blair and J. A. Robertson, eds.,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03, Vol. 25* (Cleveland, Ohio: A.H. Clark, 1905), pp. 163-208.

¹⁶² AGI, Contaduría, 1232, fols. 92r-92v.

¹⁶³ Lúcio de Sousa, *The Portuguese Slave Trade in Early Modern Japan: Merchants, Jesuits and Japanese, Chinese, and Korean Slaves*, p. 414.

¹⁶⁴ William Henry Scott, *Slavery in the Spanish Philippines*, p. 45.

¹⁶⁵ AGI, Contaduría, 1239, fols. 16r-16v.

逃走，將其帶去播種，該女奴在外逗留很長的時間，沿途做了小偷，卻沒受到應有的處罰，直到 1664 年 3 月 3 日 Juan de Talavera 才被判罰¹⁶⁶（見附表三）。Diego de Palencia 的奴隸 Dionicio Días Moreno 雖曾於 1685 年 4 月 7 日被以證人傳喚，其處境似乎較好，或許與身為通西班牙語、西班牙化程度高的教徒有關。¹⁶⁷也有奴隸被他人威脅的例子，如華人異教徒 Hanio 曾持續威脅 Juan Gomez de Payba 所擁有的女奴教徒，Hanio 於 1653 年 10 月 15 日被訴訟判罰繳 50 比索，而他在 1656 年 12 月 9 日只繳了其中 1/3 的款項¹⁶⁸（見附表三）。奴隸若遇訴訟，可請人辯護，例如 Juan de Santibarez 身為奴隸辯護者，曾於 1643 至 1646 年間為 21 位奴隸辯護，須為每位繳納 3 里耳的稅，總共 63 里耳，而這部分金額由他向奴隸收取，他還收取另一部分金額作為酬金，¹⁶⁹ Juan de Santibarez 身為奴隸辯護者，是試圖讓奴隸自由的人，他從 1647 至 1650 年卸下奴隸辯護者的職務，期間為奴隸爭取自由。¹⁷⁰不過，Tatiana Seijas 列舉數個案例，認為奴隸為自由而訴訟在墨西哥法庭比在菲律賓成功。¹⁷¹

（二）在北臺灣的日子

從菲律賓運往北臺灣的奴隸多服役於帆船，僅一例是外科醫生，他們在北臺灣生活處境的描述並不多，尤其是外科醫生孟加拉奴隸，僅知他很細心治療病人，並沒有其日常生活的紀錄。服役於前往北臺灣帆船的奴隸多屬於陛下所有，僅有 2 例是被主人（一是菲律賓原住民 Baltasar Tahan，另一是葡萄牙人 Diego Díaz）出借給陛下，這些出借的奴隸從一上船前往北臺灣途中、到回程出借期滿，都須受到船上監督人 Gaspar Thomas 的監管，不幸的是這兩位被出借的奴隸皆於途中溺斃（見附表三）。同樣地，所有服役於帆船、隸屬陛下的奴隸都會受到監督，以免他們逃脫。值得注意的是，前述提及 1642 年 8 月西班牙人投降時的奴隸包含屬於臺灣最高長官之男女奴隸 12 名、商人之男女奴隸 11 名，可見在西班牙殖民

¹⁶⁶ AGI, Contaduría, 1236, fol. 643v.

¹⁶⁷ AGI, Filipinas, 64, Vol. 2, fols. 438v-439r.

¹⁶⁸ AGI, Contaduría, 1232, fols. 76r-76v.

¹⁶⁹ AGI, Contaduría, 1226, fols. 26v, 93v-94r.

¹⁷⁰ AGI, Contaduría, 1233, fols. 38v-39r.

¹⁷¹ Tatiana Seijas, "The Portuguese Slave Trade to Spanish Manila: 1580-1640," pp. 28-29.

北臺灣期間，駐北臺灣的長官和赴北臺灣貿易的商人皆有奴隸服務其生活起居，尤其是服務於北臺灣最高長官住所的奴隸人數最多。

然而北臺灣的氣候讓運往當地的奴隸極度不適應，按 1632 年 Diego de Aduarte 神父的報告：「在那裡的奴隸也需要粗呢料，需要的數量亦超過現已運去的數量，因為這些可憐的人來自於熱帶地區，更感覺到那裡的寒冷。」¹⁷² 有奴隸因而逃往南臺灣，再從荷蘭人手中逃出。按《熱蘭遮城日誌》：「1631 年 8 月 1 日夜間，那 6 個最近從淡水逃來的黑人，雖然跟別人隔離，卻偕同 5 個公司的奴隸和那個中尉的僕役，搭一艘 *tingan* 船逃走了。」¹⁷³ 前述黑人應指 *Cafre* 奴隸。雖然沒有更多例子可以說明北臺灣奴隸的遭遇，但前述奴隸在西屬菲律賓的某些情形或許也會在北臺灣發生，諸如女奴易遭男主人性虐待、威脅，或男奴受到暴力對待，只是北臺灣不像菲律賓和墨西哥設有法庭，這群人在當地更難有訴訟管道。

1642 年 8 月荷蘭人打敗北臺灣的西班牙人以後，不少的西班牙俘虜，尤其是卡加揚人和邦板牙人，之後也成為荷蘭人的奴隸。這群人在北臺灣主要為荷蘭人採收煤炭，許多人試圖逃回馬尼拉，幸運者可以逃離，諸如下面三則資料：（1）按《熱蘭遮城日誌》於 1642 年 11 月 6-7 日的記載：「有 12 個奴隸，即那些卡加揚人（是於奪取雞籠以後擄得的）逃走了。」¹⁷⁴（2）按《熱蘭遮城日誌》於 1648 年 3 月 24-26 日的記載：「昨夜有幾個在 *Hoorn* 的公司奴隸邦板牙人逃走了，我們相信他們是往南邊逃走，想要從那裡搭船逃往馬尼拉。」¹⁷⁵（3）按《熱蘭遮城日誌》於 1648 年 10 月 11-12 日的記載：「昨夜此地有 9 個公司的奴隸邦板牙人，5 個從醫院、4 個從冶鐵廠逃走，深信他們是想要找一艘船逃回馬尼拉」。¹⁷⁶

但不幸者被捉回則會受重罰或吊死，就如《熱蘭遮城日誌》所言：「在（1643）5 月 23 日那封信裡說，有 6 個卡加揚奴隸（於戰地指揮官的時候逃走的）已經由金包里的人（他們一直供應糧食並隱藏他們）交給我們了，為要作為其他人的儆戒，把他們當中的 3 個人吊死，而其他 3 個人則予以烙印做記號。又說，他們認

¹⁷² 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 et al., eds.,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 1582-1641*, p. 196; 李毓中主編、譯註，《臺灣與西班牙關係史料彙編 III》，頁 110、125。

¹⁷³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一冊（1629-1641）》，頁 52。

¹⁷⁴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二冊（1641-1648）》，頁 42。

¹⁷⁵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三冊（1648-1655）》（臺南：臺南市政府，2003），頁 25。

¹⁷⁶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三冊（1648-1655）》，頁 96。

為不應該再去蒐集更多的煤炭，因為據說那是來回要4哩路的流血工作，完全只能叫奴隸去做的工作……又說，最近又捉回4個卡加揚奴隸（於戰地指揮官在淡水時逃走的），用抽籤吊死他們當中的一個人，也吊死一個以前已被原諒，卻又打破箱子、從中偷了60里耳和一條金戒指的人。剩下的人，按照告示的規定，用鐵鍊把他們兩個兩個鍊在一起。那些奴隸（因為沒有其他事情可讓他們做），每天派他們去採收大批煤炭。」¹⁷⁷ 若比較前述西班牙人和荷蘭人在北臺灣對待奴隸的方式，後者顯然比前者還殘酷，此應該與西班牙皇室和天主教教會人士大多反對蓄奴有關，也較善待奴隸。

六、結論

早在 Miguel López de Legazpi 遠征菲島以前，透過與不同族群的作戰，菲律賓人早已有蓄奴之習慣。西班牙人占領菲島後，皇室和教會人士多反對奴隸制，然面臨勞動人力的不足，奴隸主要隨著軍事行動和貿易來到馬尼拉。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四〇年代，透過與菲島南方信仰伊斯蘭的島嶼之戰爭，西班牙人俘虜不少馬京達瑙、蘇祿、特納提和 Lutao 等地的住民並奴役他們。同時期西班牙的軍事行動也擴及到呂宋島南方和北方的島嶼，從新史料可發現十七世紀四〇年代卡拉棉和巴丹群島的住民被擄運到馬尼拉販售為奴。

奴隸屬船貨的商品之一。從十六世紀末起至十七世紀末許多外國奴隸透過中國和葡萄牙商人之手運販到菲律賓，尤其是後者扮演主要關鍵角色。他們從澳門、麻六甲以及印度的科欽、Madrastapatan 和孟加拉等地將外國奴隸販售到菲律賓。望加錫的穆斯林商人和馬尼拉的西班牙人也曾運販奴隸到馬尼拉，但少為人所提及。這些外國奴隸有來自非洲的 Cafres，南亞的馬拉巴人、錫蘭人和孟加拉人等族群，東南亞的爪哇人、望加錫人和武吉斯人等族群，另有中國人和日本人，其中有不少奴隸是教徒。這些奴隸結婚後所生的後代也成為奴隸，即 Criollo / Criolla。進口的奴隸主要在馬尼拉及其周邊地區工作，很少出現在邦板牙以外的

¹⁷⁷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二冊（1641-1648）》，頁149-150。

省份。¹⁷⁸ 就馬尼拉而言，亞洲奴隸似乎比非洲奴隸更受歡迎。¹⁷⁹

此外，十六世紀末起隨著西班牙人征服菲島，從美洲派往菲律賓的西班牙人應曾將美洲印地安奴隸攜往當地。相較於來自戰爭的菲律賓本土奴隸和來自非洲及亞洲的外國奴隸，像 Dionicio Días Moreno 這樣西班牙化程度高的教徒奴隸在十七世紀的菲律賓社會似乎仍不多見。有的外國奴隸和菲律賓奴隸會陪主人往返美洲和亞洲其他地區，有的則被主人出借、轉贈或轉售他人，甚至遠售到美洲。在菲律賓擁有奴隸者多是有軍職、官職的西班牙人，他們死後，其奴隸由兒女或另一半繼承，有的會轉贈給修院或他人，有的奴隸主因欠款而將款項及奴隸轉嫁給他人。職位及薪資高的西班牙殖民者和宗教團體擁有的奴隸數最多。另住在菲律賓的葡萄牙人和一些華人也擁有奴隸。而菲律賓原住民的上層階級早已擁有本土奴隸，其婦女則有女奴或繼承父親、丈夫留下的奴隸，有的菲律賓原住民還擁有外國黑奴。

在菲律賓購買進口奴隸，除了須負擔運費，也得支付購買奴隸本身的價格。十七世紀之初，不同年齡層的奴隸運費不同，年輕力壯的奴隸最高，孩童奴隸低，原本須為每位奴隸支付 12 比索，孩童奴隸則付 8 比索；若外加食物，小孩得多付 2 比索，大人則多付 2 比索 2 多幣。但實施沒幾年，購買一般奴隸者所須支付的運費便降至 10 比索。至於購買奴隸本身的價格則隨著年代有不同的變化，從 1618 至 1644 年奴隸的價格維持每位 50 比索，孩童奴隸比較便宜，每位 32 比索 4 多幣。到了 1648 年和 1649 年奴隸的市場價格不穩定，價格不一，男奴每位可高達 100 比索，低至 45 比索，女奴高價達 70 比索，也有 68 比索、60 比索、50 比索、40 比索等，少男和少女奴隸相對較便宜，而高價購買者多是華人。1650 年起奴隸的價格回穩至 50 比索，而 1666 年又提高，但在 1687 年一位孩童奴隸值 30 比索，比 1640 年代還低，似乎回歸到 1649 年價格動盪的時代。

在 1626 至 1642 年西班牙殖民北臺灣期間，因北臺灣無奴隸市場，運到當地的奴隸，其買賣僅在馬尼拉奴隸市場進行交易，不像運到美洲的奴隸極可能面臨二次或多次的轉售。對奴隸販子而言，奴隸貿易潛藏著龐大商業利益，尤其是轉賣美洲價值更高達數倍。但對菲律賓的西班牙人、宗教團體及菲律賓原住民上層

¹⁷⁸ William Henry Scott, *Slavery in the Spanish Philippines*, p. 34.

¹⁷⁹ Tatiana Seijas, "The Portuguese Slave Trade to Spanish Manila: 1580-1640," p. 22.

階級而言，奴隸為他們提供了重要勞動力。有許多奴隸是馬尼拉的西班牙政府所購買，隸屬陛下所有，用來為皇家服務，含菲律賓皇家工程或其他海外要塞及服役於帆船。奴隸最常見的工作是服役於帆船，在其中作搖槳的水手或捻縫工，除了看守菲島，有的則前往特納提和福爾摩沙島等要塞服役。搖槳的工作辛苦又危險，須工作 10 年才可獲得自由，除非能支付大筆金錢，才可提早獲得自由，因而有的奴隸代人受鞭刑，以獲取大筆金錢。除了服役帆船，有的奴隸服役陛下營地鑄造大砲，也有的服務於主人家中。另有許多奴隸從事播種、耕作，以供應各省米糧和其他食品。有的奴隸遭遇很悲慘，女奴易遭男性性虐待或威脅，也有男奴受主人暴力虐待。但也有主人很善待奴隸。奴隸若遇到訴訟，可請人辯護，但成功例子有限。

在西班牙殖民北臺灣期間，有為數不少的 *Cafre* 奴隸和 1 位孟加拉奴隸被運往當地。除了知道孟加拉奴隸是外科醫生之外，無從得知他在北臺灣的生活。*Cafre* 奴隸主要服役於帆船，但也有奴隸服務於北臺灣長官和商人家中。這些奴隸有許多是受洗教徒。然北臺灣的氣候對這群來自熱帶非洲的奴隸而言很難適應，有人因欠缺禦寒衣物而逃走。到了 1642 年 8 月荷蘭人打敗北臺灣的西班牙人以後，不少西班牙俘虜，尤其是卡加揚人和邦板牙人，之後也成為荷蘭人的奴隸。這群人在北臺灣主要為荷蘭人採收大批煤炭，許多人試圖逃回馬尼拉，幸運者可以逃離，不幸者被捉回則受重罰或吊死。

我們在 1680 年代末期以後的馬尼拉海關和會計室檔案已找不到奴隸販賣的訊息。這應與 1686 年 5 月 1 日國王所頒布的一項法令有關：「不會徹底解放奴隸，但不會創造新的奴隸」，此法令於 1692 年 8 月 8 日宣布，債務奴隸將保留目前的狀態，但不能轉讓，他們在該法令宣布之後出生的孩子、孫子或後代都不能被當作奴隸。於是菲律賓的奴隸制似乎隨著 1692 年那些奴隸逐漸凋零而結束。¹⁸⁰

¹⁸⁰ William Henry Scott, *Slavery in the Spanish Philippines*, p. 61.

附表一 1610 年來自澳門的奴隸

船名	攜帶者	奴隸人數/ 名字	奴隸運費	付款者
S. Marcos & San Buena Ventura			被指控沒徵 收應付的運 費	不同人
	Pedro de Santoyo	2 位奴隸	20p.	Miguel de Moxica→遺囑執行人道 明會修道院
S. Marcos	Juan de Vega Carrillo	1 位女奴	10p.	Doña Catalina de Vaeça→遺囑執 行人 Hernan García 指揮官
S. Marcos	Juan de Vega Carrillo	1 位男奴	應繳 10p.，先 繳 2p. 4t. 7g.	Geronimo de Alcaraz→兒子和繼承 人 Geronimo de Alcaraz
	Manuel de Chauz	1 位男奴/ Antonio	10p.	已故 Alonso de Esteves 指揮官
	Pablo Garrucho de la Vega	1 位男奴/ Mateo	10p.	已故 Pedro de Heredia 指揮官
	Juan Xuarez Gallenato	1 位男奴/ Domingo	應繳 10p.，先 繳 1/3，即 3p. 2t. 8g.	Doña Beatriz Osorio→丈夫和繼承 人 Juan de Alcaraso 將軍→已故遺 囑執行人 Francisco de Zarate 指揮 官→女兒
	Santoyo	1 位女奴	應繳 10p.	已故 Francisco Lopez Toledo 將軍
S. Marcos	Pedro de Santoyo	2 位奴隸		皇家醫院總管 Pedro de Angulo Palaçios→兒子和繼承人 Pedro Luis de Angulo→繼承人修道院
S. Marcos & San Buena Ventura			共 110p. 5t. 9g.	經辦員 Francisco Franco de Ávila→ 保證人 Pedro de Chava→Doña Ana de Uera→Don Antonio de Vera→ Doña Magdalena Ruiz de Gaona

備註：p.指比索(peso)·t.指多幣(tomín)·g.指格拉諾(grano)。1比索=8多幣(tomines)=8里耳(reales)·
12格拉諾=1多幣。

資料來源：AGI, Contaduría, 1215, fols. 39r-39v; AGI, Contaduría, 1219, fols. 590r-591r, 1079r, 1079v, 1080v,
1081r; AGI, Contaduría, 1220, fol. 153v.

附表二 奴隸的族群、主人、價格

奴隸名字/數目	奴隸族群	奴隸主/付款者	價格	繳納時間
4 位奴隸	華人	Juan Fernández Aparicio 指揮官	200p.	服役 Juan de Silva 在位期間
11 位奴隸			550p.	1618 抵達& 1620/1/14 繳納
218 位男奴和女奴			每位 50p.	1627/8/30
1 位男奴		奴隸主 Baltasar Tahan 原住民	50p.	1627
Francisco 男奴	cafre	奴隸主葡萄牙人 Diego Díaz	50p.	1627
1 位男奴		馬尼拉政府	50p.	1640/9/27
5 位奴隸		Rodrigo de Messa 大士官長	每位 50p.	1642/7/8
Gonzalo Zarfate 男奴		原奴隸主本城市民 Doña Antonia Ladrón de Guevara→馬尼拉政府	50p.	1643
2 位女奴+ 2 位餵奶小孩	Calamianes 俘虜		165p.	1643/10/3
2 位奴隸		陛下奴隸→Don Joseph de Salazar Maldonado	100p.	1644/7/16
1 位女奴		Francisco Zeruigon 士官長	70p.	1648/6/16
1 位女奴	巴丹群島	Blas de Rosales 指揮官	70p.	1648/6/17
3 位少男奴隸+ 1 位少女奴隸	巴丹群島	Gregorio de Dicastillo 助理	205p.	1648/6/17
1 位少女奴隸	巴丹群島	Blas de Rosales 指揮官	68p.	1648/6/19&6/26
1 位女奴		Juan de Castro	60p.	1648/6/19
1 位女奴		Antonio de Gusmán 助理	50p.	1648/6/19
1 位女奴	巴丹群島	Juan de Açuuedo	40p.	1648/6/22
1 位女奴	巴丹群島	Joseph Balderas 士官長	40p.	1648/6/22
1 位少女奴隸	巴丹群島	Juan de Açuuedo	35p.	1648/7/21
Felipe Franco	黑人 cafre	原奴隸主華人異教徒 Tionbi→華人教徒 Pablo Yansan	100p.	1649/1/19
2 位奴隸 (Moleo & Caname)	巴丹群島 摩爾人	陛下奴隸→華人教徒 Pablo Yansan	200p. 每位 100p.	1649/3/9
3 位少男奴隸 (Lumayunon/7 歲& Maroab/5 歲 & Solilon/5 歲)		陛下奴隸→Agustín de Sosa	90p.	1649/5/12
Mancob 男奴/26 歲		陛下奴隸→Nicólas de Luzurriaga 出納官	70p.	1649/5/14
2 位奴隸 (Samayon/30 歲 & Osdon/29 歲)		陛下奴隸 →Juan de Açuuedo Verruço	90p.	1649/5/20
Caruga 男奴		陛下奴隸→華人教徒 Bartolomé	70p.	1649/5/27

/30 歲		Peno		
3 位奴隸		陛下奴隸→Lucas Betus	225p.	1649/6/28
1 位男奴	Lutao 摩爾人	陛下奴隸→Juan de Orgas 少尉	55p.	1649/9/6
Juan 男奴	criollo		50p.	1650/10/24
2 位奴隸 (Ventura/28 歲 &Francisco/18 歲)	criollo	發照員 Balthazar Fernandez Gomez &大士官長 Joseph de Zamora→陛下奴隸 (Don Matheo Arzeo y Guzman 會計官)	100p.	1658/11/28 及 12/31 出售文件
Francisco 男奴 /24 歲	孟加拉人	指揮官 Jacinto Martinez→妻子 Doña Michaela de los Reyes 繼承→陛下奴隸 (Don Matheo Arzeo y Guzman 會計官依統治者之口諭購買)	50p.	1660/3/7-11 出售文件
Nicolas 男奴	cafre	原奴隸主 Diego Nuñez de Parexa 和其妻 Doña María de Zubiaga→購買人 Geronimo de Figueroa	50p.	1660/5/26

備註：p. 指比索 (peso)，1 比索=8 多幣 (tomines) =8 里耳 (reales)。

資料來源：AGI, Contaduría, 1210, fols. 9r-9v; AGI, Contaduría, 1211, fols. 50v-51r; AGI, Contaduría, 1213, fols. 709v-710r; AGI, Contaduría, 1220, fol. 138r; AGI, Contaduría, 1222, fol. 154v; AGI, Contaduría, 1224, fol. 201v; AGI, Contaduría, 1227, fols. 177v-178v, 179r-179v, 324r; AGI, Contaduría, 1228, fols. 173v-174v, 181r, 182r; AGI, Contaduría, 1229, fols. 187r-187v; AGI, Contaduría, 1234, fols. 31v-32r, 171v; AGI, Contaduría, 1235, fols. 177r-177v; 方真真主譯，《十七世紀北臺灣的西班牙帳簿：第一冊 (1626-1633)》，頁 146-147、283-284。

附表三 奴隸的工作與處境

奴隸名字/數目	奴隸主/購買者	工作性質	備註
4 位華人奴隸	Juan Fernández Aparicio 指揮官	服役於帆船 (其中 2 位服役特納提要塞)	菲島統治者 Don Juan de Silva 在位時, Juan Fernández Aparicio 指揮官相信這些奴隸不會從帆船逃跑
原住民 Ventura Granados	Pedro Granados 領航員	見習水手兼捻縫工	1623/3/20 從新西班牙 Acapulco 啟航 →Mauban→1624/4/7 抵達甲米地(見習水手) 1624/5/1-1626/10/17 (在甲米地當捻縫工)
1 位男奴	Baltasar Tahan 原住民 (住 Macaueue 村)	服役於帆船	借給陛下當作看守本島皇家帆船的船員, 在聖菲力普帆船上交給船主兼監督人 Gaspar Thomas, 在前往福爾摩沙島堡壘時, 遇險溺斃, 於 1629/3/30 付 50p. 賠給其主人
Francisco, Cafre 奴隸	Diego Diaz 葡萄牙人	服役於帆船	借給陛下在皇家帆船划槳, 服務長達 4 個月之久, 在聖菲力普號交給監督人 Gaspar Thomas, 跟隨艦隊前往福爾摩沙島堡壘, 於 1627/10/3 在 Bojeador 岬角沉沒海裡, 遇險溺斃, 付 50p. 賠給其主人
1 位男奴		服役於帆船	1640/9/27 混血華人 Andres Lijon 付 50p., 菲島統治者命令讓他從帆船囚犯中自由, 並購買 1 位奴隸來服役於帆船
購買 Cafres 奴隸或其他好的民族	Andres Lopez 將軍	服役於帆船	1640/10/22 交 1,000p. 購買奴隸的帳目
購買 Cafres 奴隸或其他好的民族	Andres Lopez de Acaldegui 將軍(受政府之命)	服役於帆船	1640/10/22 交 1,000p. 購買奴隸的帳目
Gonzalo Zarfate	原奴隸主是本城市民 Doña Antonia Ladrón de Guevara, 依政府之令付她 50p.	服役於帆船	Doña Antonia Ladrón de Guevara 的奴隸 Gonzalo Zarfate 與馬尼拉城市民的其他奴隸在 1643 年到特納提堡壘服役皇家帆船
2 位奴隸	陛下奴隸 → Don Joseph de Salaçar Maldonado	陛下營地鑄造大砲	1644/7/16 付款
Andres Malavar	陛下奴隸	服役於帆船	1645/5/20 菲島統治者允許以另外 1 位奴隸替代他來服役本島皇家帆船
6 位奴隸	Don Pedro Palingayan	服務個人家中	1645/5/23 繳稅以保有其奴隸和妻子的稅收 (Don Pedro Palingayan 是 Doña Magdalena de Yganey 的丈夫, 其妻子是 Sariua 合法女兒, Sariua 是卡加揚省 Pata 村的住民及村長)
Felipe Franco 黑	原奴隸主華人異教徒		1649/1/19 由華人教徒 Pablo Yansan 將

人 cafre	Tionbi → 華人教徒 Pablo Yansan		奴隸款項繳入，在 1/20 拍賣結帳日仍屬於 Tionbi。奴隸主華人異教徒 Tionbi 是 5 位於 1648/10/31 被判刑的華人之一，他曾在卡拉棉要塞以工兵為陛下服務 6 年，不支薪，因作偽證且被查封的財產被公開拍賣及其所有繳入皇家保險箱
3 位奴隸	陛下奴隸	服役於帆船	1649/2/4 San Raymundo 號帆船監督人 Antonio Duarte 因讓 3 位陛下奴隸逃跑而被判罰繳 25p.
4 位奴隸	陛下奴隸	捻縫工	1649/2/9 付給（每位）2p. 薪資
2 位奴隸 (Molco&Caname) /batanes 摩爾人	陛下永遠的奴隸→華人教徒 Pablo Yansan		1649/3/9 由華人教徒 Pablo Yansan 將奴隸價格款項繳入。巴丹群島人是西班牙敵人，透過戰爭獲得，因是荷蘭人的間諜，進入島嶼察看本城及其堡壘和其他地區的布局
3 位少男奴隸 (Lumayunon/7 歲&Maroab/5 歲 &Solilon/5 歲)	陛下奴隸→Agustín de Sosa		1649/5/12 由 Agustín de Sosa 將 3 位少男奴隸款項繳入。此 3 位包含在 7 位屬於陛下的奴隸之中，他們由 Caraga 大市長寄送到本城並依政府之令販售，於 1649/5/11 拍賣
Mancob 男奴 /26 歲	陛下奴隸→Nicólas de Luzurriaga 出納官		1649/5/12 由 Nicolás de Luzurriaga 將奴隸款項繳入。此位包含在 7 位屬於陛下的奴隸之中，他由 Caraga 大市長寄送本城並依政府之令販售，於 1649/5/11 拍賣
2 位奴隸 (Samayon/30 歲 & Osdon/29 歲)	陛下奴隸→Juan de Açuvedo Verruço		1649/5/20 由 Juan de Açuvedo Verruço 將 2 位奴隸款項繳入。此 2 位包含在 7 位屬於陛下的奴隸之中，由 Caraga 大市長寄送本城並依政府之令販售，於 1649/5/14 拍賣
Caruga 男奴/30 歲	陛下奴隸→華人教徒 Bartolomé Peno		1649/5/27 由華人教徒 Bartolomé Peno 將奴隸款項繳入。此位包含在 7 位屬於陛下的奴隸之中，由 Caraga 大市長寄送本城並依政府之令販售，於 1649/5/11 拍賣
3 位奴隸	陛下奴隸→Lucas Betus		1649/6/28 由 Lucas Betus 將 3 位奴隸款項繳入。此 3 位包含在 12 位屬於陛下的奴隸之中，由三寶顏要塞大士官長 Pedro Duran de Monforte 寄送本城並依政府之令販售，於 1649/6/25 拍賣
1 位男奴/ Lutao 摩爾人	陛下奴隸→Juan de Orgas 少尉		1649/9/6 由 Juan de Orgas 少尉將奴隸款項繳入。此位包含在 12 位屬於陛下的奴隸之中，由三寶顏要塞大士官長 Pedro Duran de Monforte 寄送本城並依政府之令販售，於 1649/6/25 拍賣
Subano 奴隸	Don Gaspar Sosocan		1650/10/6 寡婦 Doña Anama Hinay 和

	和 Don Francisco Ogbo→他們的妻子 Doña Anama Hinay 和 Doña Ana Gagui		寡婦 Doña Ana Gagui 繳納 30p.賦稅，以保有他們丈夫所擁有的奴隸，其去世的丈夫各是原住民貴族和將領 Don Gaspar Sosocan 和 Don Francisco Ogbo
Juan, criollo	Geronimo de Fuentes Cortes	服役於帆船	死於防衛本島的 Nuestra Señora de la Encarnación 號帆船，1650/10/24 付 50p. 給其主人
3 位奴隸	陛下奴隸	捻縫工	1651/4/18 付給（每位）2p.薪資
Lucas	陛下奴隸	服役於皇家帆船	1652/4/10 帆船中 1 位被強迫的華人為了其自由，依菲島統治者之令交還奴隸 Lucas，讓他代為受鞭刑
Antonio de la Xara	陛下奴隸	服役於皇家帆船	1653/2/4 給予自由，可離開帆船
女奴教徒	奴隸主 Juan Gomez de Payba 指揮官		華人異教徒 Hanio 於 1653/10/15 訴訟判刑，罰繳 50p.，歸因於他持續威脅 Juan Gomez de Payba 所屬的女奴教徒，他於 1656/12/9 繳了 1/3 的錢，即 16p. 5t. 4g.
1 位女奴	奴隸主 Manuel Nuñez de Lisboa & Doña Francisca de Villegas	服務主人家	Manuel Nuñez de Lisboa 被告殺死妻子 Doña Francisca de Villegas 及其 1 位女奴，被判罰 4,000p.，因無法繳付而被沒收房子，這間石造房子從 1655/1/9 租給 Diego de Palencia 1 年，Diego de Palencia 於 1656/5/30 繳 83p. 租金，另已繳 17p. 給奧古斯丁修會神父 Juan de Piña，此金額包含在 34p. 的賦稅，他總共已繳了 100p.
2 位奴隸 (Ventura/28 歲 & Francisco/18 歲)，criollo	發照員 Balthazar Fernandez Gomez & 大士官長 Joseph de Zamora→陛下奴隸 (Don Matheo Arzeo y Guzman 會計官依統治者之口諭購買)	皇家鑄造房 →服役於皇家帆船	1658/11/28 及 12/31 出售文件，其奴役收據放在 Nuestra Señora de la Encarnación 帆船檢閱，於該年前往特納提堡壘援助，這兩位奴隸也在船上，交給帆船監督人 Juan Rodrigues Siçiliano，此奴隸由皇家鑄造房借出，以裝備服役此帆船，並註記已由陛下帳目購買，向 Juan Rodrigues Siçiliano 要求帳目
18 位奴隸	陛下奴隸		Negros 島地方官 D. Antonio Blazquez de Avila 被判罰帶走共 18 位陛下奴隸，於 1659/5/10 繳納
Francisco 男奴/24 歲 & 孟加拉人	指揮官 Jacinto Martinez→妻子 Doña Michaela de los Reyes 繼承→陛下奴隸 (Don Matheo Arzeo y Guzman 會計官依統治者之口諭購買)	皇家鑄造房 →服役於皇家帆船	1660/3/7-11 出售文件，其奴役收據放在 Nuestra Señora de la Encarnación 帆船檢閱，此船於 1658 年前往特納提堡壘援助，此奴隸也在船上，交給帆船監督人 Juan Rodrigues Siçiliano，此奴隸由皇家鑄造房借出，以裝備服役此帆船，並註記已由陛下帳目購買，向 Juan Rodrigues Siçiliano 要求帳目

1 位女奴	奴隸主 Juana Lopez	服務主人	1661/5/18 Juana Lopez 付 20p. 的通行證費用為自己及其女奴於該年搭 San Joseph 號大帆船從菲島 Naga 港出航，前往 Acapulco
1 位女奴	奴隸主 Alonso del Valle	服務主人家 → 播種	1655 年 Alonso del Valle 控告 Juan de Talavera 讓他 1 位女奴從其家中逃走，將其帶去播種，那女奴在外很久時間沿途做了小偷，卻沒得到應有處罰，直到 1664/3/3 才被判罰
10 位奴隸	Don Nicolás Panganguinan (Panay 省原住民)	播種	Panay 省原住民 Don Nicolás Panganguinan 於 1666/2/17 繳 30p. 以保留 10 位奴隸服役權利，以便服務播種地
6 位奴隸	Alonso Carlos → 女兒 Doña María Sinantan (Pampanga 省 Guagua 村首領)		Doña María Sinantan 於 1670/11/18 繳納 24p. 以保有稅收及 6 位奴隸，因其父 Don Alonso Carlos 死於荷蘭人入侵 Abucay 的戰爭
8 位奴隸	Don Esteuan Pangasi (Caraga 省 Butuan 村原住民及首領)	服務主人	Don Esteuan Pangasi 借 Don Pedro Calayo 8 位奴隸，Don Esteuan Pangasi 的兒子於 1673/2/27 繳納 32p.，每位奴隸 4p.，此乃出借的租金一半的稅金

備註：p. 指的是比索 (peso)，t. 指的是多幣 (tomín)，g. 指的是格拉諾 (grano)。1 比索=8 多幣 (tomines) =8 里耳 (reales)，12 格拉諾=1 多幣。

資料來源：AGI, Contaduría, 1211, fols. 238v-239r; AGI, Contaduría, 1213, fols. 709v-710r; AGI, Contaduría, 1220, fols. 138r, 414r-414v, 777r; AGI, Contaduría, 1224, fol. 201v; AGI, Contaduría, 1225A, fols. 39v, 40r-40v; AGI, Contaduría, 1227, fol. 324r; AGI, Contaduría, 1228, fols. 147v-148r, 173v-174v, 181r, 182r, 265r-266r; AGI, Contaduría, 1229, fols. 71r-71v, 187r-187v; AGI, Contaduría, 1230, fols. 223v-224v; AGI, Contaduría, 1231, fols. 145v, 261v; AGI, Contaduría, 1232, fols. 76r-76v, 92r-92v; AGI, Contaduría, 1233, fol. 514r; AGI, Contaduría, 1234, fol. 171v; AGI, Contaduría, 1235, fols. 31v, 177r-177v; AGI, Contaduría, 1236, fol. 643v; AGI, Contaduría, 1237, fols. 195v, 1282v; AGI, Contaduría, 1239, fols. 16r-16v; 方真真主譯，《十七世紀北臺灣的西班牙帳簿：第一冊 (1626-1633)》，頁 146-147、283-284。



附圖 十七世紀印度洋與西太平洋地圖

引用書目

- AGI (Archivo General de Indias, Sevilla)
- AGI, Contaduría, 1210, fols. 9r-9v.
- AGI, Contaduría, 1211, fols. 50v-51r, 238v-239r.
- AGI, Contaduría, 1213, fols. 709v-710r.
- AGI, Contaduría, 1215, fols. 39r-39v.
- AGI, Contaduría, 1219, fols. 590r-591r, 1079r-1079v, 1080v-1081r.
- AGI, Contaduría, 1220, fols. 138r, 153v, 414r-414v, 777r.
- AGI, Contaduría, 1222, fol. 154v.
- AGI, Contaduría, 1223, fol. 184v.
- AGI, Contaduría, 1224, fol. 201v.
- AGI, Contaduría, 1225A, fols. 39v-40v.
- AGI, Contaduría, 1226, fols. 26v, 93v-94r.
- AGI, Contaduría, 1227, fols. 177v-179v, 324r.
- AGI, Contaduría, 1228, fols. 147v-148r, 173v-174v, 181r, 182r-182v, 265r-266r.
- AGI, Contaduría, 1229, fols. 71r-71v, 187r-187v.
- AGI, Contaduría, 1230, fols. 223v-224v.
- AGI, Contaduría, 1231, fols. 145v, 261v, 292r.
- AGI, Contaduría, 1232, fols. 76r-76v, 92r-92v.
- AGI, Contaduría, 1233, fols. 38v-39r, 514r.
- AGI, Contaduría, 1234, fols. 31v-32r, 171v.
- AGI, Contaduría, 1235, fols. 31v, 177r-177v.
- AGI, Contaduría, 1236, fol. 643v.
- AGI, Contaduría, 1237, fols. 195v, 1282v.
- AGI, Contaduría, 1239, fols. 16r-16v.
- AGI, Escribania, 409C, N.17, fols. 319v-321r.
- AGI, Filipinas, 64, Vol. 1, fols. 5v-6r, 8r-8v, 23r-23v, 24r-24v, 30r-31v, 296r, 365r-366r, 392v-393r, 397r, 398v-399r, 406r-406v, 408v-409r, 410r, 411v-412r, 413v, 434v.
- AGI, Filipinas, 64, Vol. 2, fols. 120r-120v, 145r-146v, 150r-152v, 153r-154r, 243v-244v, 438v-439r.
- Archivo de la Provincia del Santo Rosario, Ávila, Sección 4, Batanes, Tomo 1, Doc. 12.
- Archivo de la Provincia del Santo Rosario, Ávila, Sección 5, Batanes, Tomo 2, Doc. 9.
- “ladino,” 下載日期：2021年11月5日，網址：<https://es.wikipedia.org/wiki/Ladino>；<https://lema.rae.es/damer/?key=ladino>。
- “Los Primeros Negros en las Americas: La Presencia Africana en la República Dominicana,” 下載日期：2021年11月5日，網址：<http://firstblacks.org/spn/summaries/arrival-02-ladinos-and-bozales/>。

方真真（主譯）

2017 《十七世紀北臺灣的西班牙帳簿：第一冊（1626-1633）》。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王一剛

1974 〈荷軍攻略基隆史料〉，《臺北文獻（直字）》（臺北）29: 73-84。

江樹生（譯註）

1999 《熱蘭遮城日誌：第一冊（1629-1641）》。臺南：臺南市政府。

2002 《熱蘭遮城日誌：第二冊（1641-1648）》。臺南：臺南市政府。

2003 《熱蘭遮城日誌：第三冊（1648-1655）》。臺南：臺南市政府。

李毓中

2001 〈北向與南進：西班牙東亞殖民拓展政策下的菲律賓與臺灣（1565-1642）〉，收於曹永和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曹永和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頁31-48。臺北：樂學書局。

李毓中（主編、譯註）

2008 《臺灣與西班牙關係史料彙編 I》。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2013 《臺灣與西班牙關係史料彙編 III》。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李慶

2016 〈居澳葡人對馬尼拉華貨供給的「壟斷」與遠東海貿格局（1619-1634）〉，《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澳門）2016(3): 43-52。

杜奉賢、徐安琨

2008 〈烏鬼洞傳說的辨正〉，《人文資源研究學報》（屏東）4: 77-96。

陳荊和

1963 《十六世紀之菲律賓華僑》。香港：新亞研究所東南亞研究室刊。

黃典權

1978 〈臺灣文獻中烏鬼問題初探〉，《臺灣人文》（臺北）2: 37-49。

曹永和、包樂史（Blussé, Leonard）

2000 〈小琉球原住民的消失：重拾失落臺灣歷史之一頁〉，收於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頁185-237。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鄭水萍

2011 〈臺灣苦力研究：黑奴、烏鬼、苦力制蛻變〉，《臺灣國家政策學刊》（臺南）5: 21-47。

蔡慧崑

2017 〈南臺灣烏鬼地名考論〉，《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臺中）24: 34-58。

Arcilla, José S.

1972 "Slavery, Flogging and Other Moral Cases in 17th Century Philippines." *Philippine Studies* (Quezon City) 20(3): 399-416.

Beites Manso, Maria de Deus and Lúcio de Sousa

2014 "Anton Chino: A diáspora de um escravo de Cochim pelo mundo luso-espanhol dos séculos XVI e XVII." *Boletín del Instituto de Estudios Latinoamericanos de Kyoto* (Kyoto) 14: 121-132.

Blair, E. H. and J. A. Robertson (eds.)

1904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03, Vol. II*. Cleveland, Ohio: A.H. Clark.

- 1905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03, Vol. 21-22*. Cleveland, Ohio: A.H. Clark.
- 1905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03, Vol. 25*. Cleveland, Ohio: A.H. Clark.
- 1905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03, Vol. 27*. Cleveland, Ohio: A.H. Clark.
- 1906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03, Vol. 35*. Cleveland, Ohio: A.H. Clark.
- 1906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03, Vol. 39*. Cleveland, Ohio: A.H. Clark.
- 1906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03, Vol. 41*. Cleveland, Ohio: A.H. Clark.
- 1907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03, Vol. 50*. Cleveland, Ohio: A.H. Clark.
- Borao Mateo, José Eugenio 鮑曉鷗, Pol Heyns 韓家寶, Carlos Gómez, and Anna Maria Zadueta Nisce (eds.)
- 2001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 1582-1641*.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 2002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I: 1642-1682*.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 Borschberg, Peter
- 1996 "Slavery in the Spanish Philippines. By William Henry Scott. Manila: De la Sal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78."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Cambridge) 27(2): 440-441.
- Combés, Francisco
- 1667 *Historia de las Islas de Mindanao, Iolo, y sus Adyacentes: Progressos de la Religion, y Armas Catolicas*. Madrid: Por los herederos de Pablo de Val.
- Dalgado, Sebastião Rodolfo
- 1919 *Glossário Luso-Asiático, Vol. I*. Coimbra: Imprensa da Universidade.
- El Boletín Oficial del Estado (ed.)
- 1998 *Recopilación de Leyes de los Reynos de las Indias, Tomo II-III*. Madrid: Imprenta Nacional del Boletín Oficial del Estado.
- Gil, Juan
- 2011 *Los Chinos en Manila: Siglos XVI y XVII*. Lisboa: CCCM, I.P.
- Hidalgo Nuchera, Particio
- 1994 "Esclavitud o liberación? El fracaso de las actitudes esclavistas de los conquistadores de Filipinas." *Revista Complutense de Historia de América* (Madrid) 20: 61-74.
- Malekandathil, Pius
- 2001 *Portuguese Cochin and the Maritime Trade of India, 1500-1663*. New Delhi: Manohar.
- Molina, Antonio M.
- 1984 *Historia de Filipinas, Tomo I*. Madrid: Ediciones Cultura Hispanica del Instituto de Cooperación Iberoamericana.
- Ocio y Viana, Hilario Maria
- 1891 *Reseña Biográfica de los Religiosos de la Provincia del Santísimo Rosario de Filipinas desde su Fundación hasta Nuestros Días, por un religioso de la misma provincia y mandad dar á luz de orden de Ntro. M. R. P. Provincial Fr. Santiago Payá, parte primera, comprende desde 1587 a 1650*. Manila: Establecimiento Tipográfico del Real Colegio de Santo Tomás.
- Oropeza Kersey, Déborah
- 2011 "La Esclavitud Asiática en el Virreinato de la Nueva España, 1565-1673." *Historia Mexicana* (Mexico City) 61(1): 5-57.

Provincia del Santísimo Rosario de Filipinas

- 1916 *Los dominicos en el extremo oriente; relaciones publicadas con motivo del séptimo centenario de la confirmación de la Sagrada Orden de Predicadores*. Barcelona: Industrias gráficas Seix & Barral Herms., S.A..

Real Academia de Española (ed.)

- 1992 *Diccionario de la Lengua Española, Tomo I-II*. Madrid: Espasa-Calpe.

Ruiz Gutiérrez, Ana

- 2015 “Esclavitud al margen de la ley: sometimiento de los naturales y sangleyes en Manila.” In Aurelia Martín Casares, ed., *Esclavitud, mestizaje y abolicionismo en los mundo hispánicos*, pp. 245-261. Granada: Universidad de Granada.

Salutan Luengo, Josemaria

- 1996 *A History of the Manila-Acapulco Slave Trade, 1565-1815*. Tubigon, Bohol: Mater Dei Publications.

Schwalbenberg, Henry M.

- 1994 “The Economics of Pre-Hispanic Visayan Slave Raiding.” *Philippine Studies* (Quezon City) 42(3): 376-384.

Scott, William Henry

- 1991 *Slavery in the Spanish Philippines*. Manila: De La Salle University Press.

Seijas, Tatiana

- 2008 “The Portuguese Slave Trade to Spanish Manila: 1580-1640.” *Itinerario* (Cambridge) 32(1): 19-38.
2014 *Asian Slaves in Colonial Mexico: From Chinos to Indias*.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Slaving and the Global Reach of the Moro War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Jos Gommans and Ariel Lopez, eds., *Philippine Confluence: Iberian, Chinese and Islamic Currents, c. 1500-1800*, pp. 287-310. Leiden: Leiden University Press.

Sousa, Lúcio de

- 2019 *The Portuguese Slave Trade in Early Modern Japan: Merchants, Jesuits and Japanese, Chinese, and Korean Slaves*. Leiden; Boston: Brill.

Souza, George Bryan

- 1986 *The Surviv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30-1754*.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lave Trade in 17th-century East Asia: Case Study of the Philippines and Northern Taiwan under Spanish Colonial Rule

Chen-chen Fang

ABSTRACT

Slavery existed in the Philippines long before the first Spanish expedition arrived. During the Spanish colonial rule, most of the royal family members and the religious orders were against slavery. However, owing to shortage of labor, slavery remained in the Philippines and most of the slaves in Manila came with military operations and trade. From the end of the 16th century to the 1640s, the Spanish expeditions captured and enslaved people in Maguindanao, Sulu, Terenate, Lutao, Calamianes and Batanes. These slaves were sold to foreign lands by Chinese and Portuguese traders. Muslim merchants and the Spanish in Manila also participated in the slave trade, though with the Portuguese playing the most important role. On the other hand, foreign slaves came mainly from Africa and Asia. Although many of them were converted to Catholicism, there seemed to be no *Ladinos* in the 17th-century Filipino society. Many kaffir/cafre slaves were sent to northern Taiwan, some laboring in the galleys during the Spanish colonization era and some serving in the homes of the officials and merchants of northern Taiwan. Those who could not adapt to the weather tried to escape. There was even a Bengali slave, who used to be a surgeon, sent to northern Taiwan. After 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by the Dutch, many Cagayanos and Pampangos became Dutch slaves.

In the Philippines, most of the slave owners were Spanish military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religious groups, Portuguese, *Sangleys* and the Filipino upper class. Some slaves were on loan, given away, resold by their owners or transferred to their guarantors. To buy a slave, it was necessary to pay both the price and the freight fare. In the early 17th century, a buyer paid 12 pesos for the freight of a slave; this was later lowered to 10 pesos. The freight for a child slave cost only 8 pesos. If the traders fed them, the buyers would have to pay more. Generally, a slave was worth 50 pesos in the

17th-century Philippines and child slaves were cheaper. However, between 1648 and 1649, the prices of the slave market strongly fluctuated. Buyers who paid the highest prices were the *Sangleys*. The slaves were an important workforce, serving in the galleys, royal artillery, house of the owners, or the fields. Slaves who were mistreated could file a law suit against their owners and hire lawyers to represent them. Yet, winning cases were few. There were also owners who treated their slaves well. At the end of the 17th century, slaves started to be emancipated in the Philippines and slavery was eventually abolished.

Keywords: Spanish Philippines, Northern Taiwan, Slaves, Trade, Portuguese, 17th Century Spanish Sources